



07209

明文奇賞卷三十三目次

萬恭

序

贈南京工部郎楊微齋守鳳翔序

徐斌

序

重刻守令懿範序

吳國倫

傳

林貞女傳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三目次

莊節婦傳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貴州文舉齒錄序

書

擬岳武穆荅秦檜書

歸有光

傳

歸氏二孝子傳

序



送程翁序

經序錄序

項思堯文集序

行狀

通議大夫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文元發

序

清涼居士自序

耿定向

傳

明文奇賞

卷三十三

二孝子傳

殷雲霄

傳

宋愷傳

張治

序

會試錄後序

支大綸

記

忠烈祠記

序

送左諫議陳座師應虹擢山東兵憲序

揭

答撫臺龐惺菴揭

錢一本

序

寄窩通客長言序

龜記序

明文奇賞

卷三言次

三

龜記序

寄窩通客長言序

序

錢一本

答撫臺龐惺菴揭

序

送左諫議陳座師應虹擢山東兵憲序

序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三

史官陳仁錫明鄉南



序

贈南京工部郎中微齋楊先生守鳳翔序

萬恭

專志帝清
者

今海內民瘵劇甚矣其君子匱于財而小人匱于力患
在不得清白吏治之故得清白吏則民安不得清白吏
則民不安或得清白吏矣又矜其能恃其所長操切法
律肆情敲朴約束長老子弟若囚徒然民亦不得安吁
難矣微齋楊君初任爲縣今連得海寧平湖而在平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一

最久平湖陸五台氏爲予言君清約狀至冠服飲御皆
弗備人所不堪應門僅三尺童平湖貴人嘗自京以書
抵君君則以粗織一復之再以書抵君加少侑焉君則
再以粗織二復之又皆內人力作也夫平湖饒邑也而
第以淺淺者與貴人爲禮况下此數倍者乎即淺淺者
尚不忍取諸其民而必以其內而足焉况大此數倍者
乎君苦節狷介多稱是而性又甚慈與民煦煦若恐傷
之其所省徭役蓋十之二三所損去科歛十之七八今
復安所得楊平湖也言已感然于是楊平湖爲工部郎
五年矣大司徒上海潘公喜其清白類已甚重之未幾

有司者廉知君狀舉君爲鳳翔守往年全陝地震陵谷
易位百姓重足莫必旦夕之命盜賊竊發而鳳翔實陝
城服肱郡君今往治鳳翔也將勝之耶抑與我子弟長
老相休息安之也予讀漢史循良傳所載其人旣上法
律而又重寬和旣右節儉而又崇仁恕其若爲大府公
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而或操下急如束濕薪者
皆無取焉何者安民之術未盡也君治鳳翔誠盡安民
之術如昔之治平湖即漢史所傳何以加諸彼公廉而
操下急者何足擬也何足擬也君籍東魯而系出崇仁
於予爲桑梓人桑梓人仕南京者則屬予爲楊鳳翔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

言予乃言曰甚善楊君往哉昔有爲晉侯鼓琴者其聲
泠泠若澗泉焉蛟龍爲之出遊何者清故也有售二璧
于齊王其色相如也其博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
齊王疑焉玉人曰千金者厚倍之故也微齋氏旣鼓晉
侯之琴又售齊王之璧即十鳳翔於楊君也何有

序

重刻守令懿範序

徐 枋

循吏儒吏
皆救時之
吏、

少年者談事輒曰巧工不模影大智不襲人斯言過矣
仲班之徒巧矣而莫廢規矩韓白稱富智矣亦讀陰符
蓋匪學弗良匪標弗遠匪先莫從甚矣範之不可已也
古今天下論官語職率兢兢然推守令為重以職最親
民海內元元所待哺而須教者與父母等爾夫子有飢
寒必號之父母子有疾苦必號之父母子有冤抑必號
之父母則凡億兆之有飢寒疾苦冤抑者必號之于令
號之于守矣 國陶補守取歷省臺有聲者出其試令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

春臺守令
也有守蘇
二冊欲梓
之

也多授之釋褐儒生省臺官數持文墨其屑屑刑役諒
非所悉諳儒生平日誦章句高自論說一旦操符宰一
邑雖洞達不無未曉矧此而可無範乎春臺蔡公守吾
蘇卓有蜚譽欲不自滿復取成周迄漢唐宋儒吏若人
循吏若人并核其事加以平章梓之以傳四海嗚呼循
吏難矣儒吏尤難蓋惻朴敦厚者循撫字鞠育者循祛
弊剔蠹補利善後者循而振法肅紀厲威靖難者亦不
失為循躬率孝弟者儒作興禮樂者儒移風易俗不事
近功者儒知人受善自輔者儒而振武畫令者亦儒儒
吏循吏幾希之間而已均之皆大夫之良也可範也吏

而皆循可以復文景富庶之休吏而皆儒可以繼成康
熙皞之化。聖天子留意治道將駕文景追成康而躋
之唐虞縉紳士衣紫綰金應宿出宰即持梁鹵肥服皮
乘逸非所安矣飾名獵華修容炫俗即次起台鼎志士
赧焉睹茲錄也能不惕然懷往瞿然失席油油然動其
子民之思乎予承乏撫江右江右土瘠賦繁而民貧近
且多盜恫惶惶日憂無裨于民以稱上意固不得
不望之十三郡守令也守令朝行惠午即達于閭閻午
行惠夕即達于閭閻予與直指使者及監司使者百有
所爲必藉守令以達守令何多賢哲若一一能如古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

或亦難矣故取蔡公舊刻布之合屬兼與天下共焉固
所以助倅班之巧補韓白之習于萬一也雖然吏治民
猶治疾也是範也猶方也範之懿者方之良者也善鑿
者本活人之心而劑量于方善治者本仁民之心而化
裁于範要之皆原方寸而足起疋羸者也苟徒事粉飾
故轍而吾心于民瘼不相關未有能濟者也吾願長民
者不徒存古之懿範而尤當存茲懿心

傳

林貞女傳

吳國倫

貞女名萊，閩縣林叅政允中子也。叅政初爲東萊文學官，生女其解，因名。後叅政登進士，與長樂陳中丞並在浙江中丞，因以其仲子長源聘女。許之時，男女俱五歲。暨叅政守南安，時則女已涉孝經，列女傳，內則諸書，而其性又柔惠，有志操，動如成人。父母獨憐愛之，異他子。屬其母病，日女即不遑寢食，每晨起輒抱母舌，餵之。至愈，乃已。其敦孝敬類是。叅政每夜分授諸子書，女亦時時從旁竊聽。至聞孟子死徙無出鄉語，乃造膝而請其

明文奇賞

宋之三十三

五

可共論

義。叅政爲援訓，詒解之女，夫悟因謂彼同井里人，信義乃爾，奈何。今之號門內親者，反相戕若胡越，豈今人獨非人耶？母亦未聞古之道也。叅政爲之改容，視其母曰：異哉！此息恨不男而女耳。顧其他日當以士行爲名閥，重何必男？後長源成經術，補邑弟子員，兩家且待年而婚。會中丞叅政並執親喪，不得成禮，亡何長源病卒矣。女聞之，驚痛不自勝。徐解簪易服，詣其家，祠斷髮，以自誓。曰：妾不幸不得爲陳氏兒，捧匱盥竊願從地下事之。所不終其志，靈神在此。諸林氏宗婦內賓，日相慰解之。曰：子於陳家兒未嘗須臾共牢，輕生無謂，徒以憂怖兩

老親耳女正色拒之曰如若所言則未醮之女將得視其夫路人乎竊不願聞矣夫妾五歲受聘稱陳家婦今二十而以死生易盟豈能醜然而人面哉即父母愛我而禽獸我視一死孰安於是諸解者不復能進一辭女因泣請于父幸告舅氏骨肉將復於土其治兩壙虛其一俟兒兄且奔喪拜舅姑得一日託在草土而盡庶吾志明且比於禮也已叅政又熟察女已有固志不可移乃具書如女旨以貽中丞中丞得書悲愴嗚咽久之乃報叅政曰婦志誠美非余所敢從夫余實不德而天降之禍天余子今又不自悔禍而已及人之子是重余不

德也敢辭其後女請益堅中丞辭益力女乃拊膺大哭與其父訣曰舅氏所不忍於兒者死耶乃兒初以死誓冥冥者知之而輒負之雖生之謂何兒今下報冥冥者矣語訖遂閉閣絕飲食者七日嘔血死中丞哀之如哀長源因迎其喪與長源合葬焉嗟乎古今傳列女而有烈如林氏女者哉夫婦不踐二庭而以身殉其夫徃徃稱高行奇節難矣至如未婦而殉則千百年不多見蓋有之亦必有所迫而自刑也乃林氏仕族女待字中閨曾不知夫庭所在一得凶問遂慨然以死許而從容赴之此何所迫耶意其天授貞白蠟蛻塵瑤之外而有皜

于赤日烈于秋霜者耶此一死而萬古矣宜其國人私謚曰貞女而予爲之傳以俟采風

莊節婦傳

太史公嘗悲巖穴之士名湮滅而不稱嗟乎巖穴之士猶有稱者而獨處身泥垢若所謂男而昏婢女而婦奴即有奇節不得負青雲之士以傳豈賤其人而羞稱之乎夫管仲父之舉甯戚也以婢知其詩周大夫有其婢賢爲能忍辱甘死以全其主父母不可謂細行矣曾不得少概見至如翟家婢青死其主女即因主女見列由古及今其不得有所因而稱者又何可勝數乎予所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七

里中莊八兒死節事竊不勝其悲矣八兒郡富口人莊寧女寧父祖三世爲莊家奴遂冒莊姓八兒年十六嫁劉學良學良亦人奴子越一年病卒葬舍傍八兒執喪甚哀日舉案進食哭奠于墓婁絕復甦久之爲舅姑所厭欲嫁之八兒以死拒又數月有少年傭耜者見八兒悅之束爲贅婿其舅姑業已納聘而使八兒母從史之八兒自度不能抗佯許焉傭遂爲期以請至期八兒與其奴方晨春私謂奴曰明日不相春矣奴不解其意少選又與市易簪曰他日見簪毋相忘也奴益疑之至暮忽改新粧出拜舅姑舅姑不知其訣也以爲將受婿而

序

贈建州楊使君序

其人不懈
而文不亢

楊君蓋楚人云學于燕南弱冠起家成進士推擇爲留
都大司馬耶其在留都亡論守秩修故事與諸曹郎蒸
蒸異也大者萬卒窮叛至甘心少司徒氏三山震撼卿
相以下皆自廢計亡出矣楊君慷慨躍馬出提白羽扇
示之曰吾活汝汝其左袒耶萬卒人人響應無不左袒
楊君者夫當是時撫劍無所用威緩頰無所用辨楊君
一躍馬而大難遂解談者至於今髮上指冠豈非以其
神氣足以彈壓之邪已朝廷錄定難功遷楊君爲建州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九

太守守建州蓋三年年裁三十比予入佐建州儼然視
楊君長吏也乃楊君則不自謂長吏也予退而竊歎曰
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夫海內薦紳先生聞楊君
定留都之難以爲其人必長老多所歷世故盤錯爲舂
不動聲色而使反側子自安豈知楊君今猶白面玄髮
遠巡曳金紫若章縫邪已予從旁睹楊君所爲治郡事
又率用長厚之道法不貶而民親令不苛而事核屬八
閩苦兵建州居其上游羽檄交馳使車擊軫而至所徵
諸路將士日不下數萬道建州而東也楊君顧數從杯
酒談笑間授有司者以籌其供億曰計如是如是足矣

又亡命之徒嘯聚山澤爲變鄉邑諸父老扶攜趨楊君
請兵戢之楊君則又從盃酒談笑閒諭諸父老曰若第
歸無慮吾已爲若滅此屬矣已將士德色市人莫知有
兵亡命之徒就禽而父老無恙茲信乎管人所稱折衝
尊俎者非其神氣足以彈壓之何哉予旣心知楊君學
不假年而足氣不加助而完才無所資于閱歷而用之
不竭乃獨不能究其微也稍復私叩之曰大夫倉卒定
難於彼從容解紛於此有道乎楊君笑而答曰偶然耳
嗟乎嗟乎如予者豈足爲楊君執鞭哉予與楊君居未
一月以有昭武之命別楊君即昭武僻且少警易治於

明又奇賞

卷之三十三

十

建州數倍至欲以楊君之治治之神氣固有所不逮矣
方日夜思得繼見楊君會呂令王子陳子使使徵言爲
楊君壽遂書此遺之

貴州文舉齒錄序

今天下執圖經而談方岳者莫不廣內地而監黔以爲
黔故蠻府不足以當諸行省之一隅是何闇於天地之
大觀也必若所謂將狎未變服而夜郎猶遠人耶夫
黔自新造二百餘年所不備者職貢方物耳而士之貢
名于朝者業已視諸行省有衆寡而無低昂非復以
狄觀象譯通也至論萃五方之英發千百年山川之藏

氣而冠冕俎豆鬱然成都庶幾於兩畿厲行焉才豈畫地而生哉不佞產畿邑任爲天子耳目臣習見五方貢名之士不少矣異時其託交也有情有不必情而其致用也有濟有不必濟此又有所從來非以地爲廣隘語云百不爲多一不爲少則閱世之槩乎茲有司舉黔士不佞寔猥臨之以文文同以揖遜揖遜同兩畿諸行省何加焉夫談者之隘黔談者之不廣也士亦思所爲自廣乎今夫冥鵬搏扶搖而上九萬里蜩與鶯笑之曰我決起而捨榆枋奚以九萬里爲神鼉冠蓬萊而遊滄海羣螳往觀之曰彼之冠山何異我之戴粒此廣與隘

之形也夫愚者自多不肖者自賢者也士由忠信篤敬之學文其辭揖遜其禮行且出疆入國與兩畿諸行省之士遊其母自多自賢事其勝已者而遠其不若已者即一人受天下之善三十人可以當五方之才不亦廣乎故曰江河雖左長於百川以其卑也予又聞之上士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士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士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士至三十人豈無可畏且愛者乎畏且愛之矣而又自求其不可侮以此友三十人亦以此友天下士是所謂廣其在我也非必慕內地之足炫而改黔之故以徇之也夫馬之似鹿者題千金然天下

有千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豈賤真而貴似哉馬爲
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
改其故以徇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
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十一



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其人用而鹿不爲人用也故士不務自廣以適於用徒欲
改其故以徇人何異乎千金之馬而化爲鹿哉適諸士
以齒錄請序不佞竊有意焉因述此以廣之

傳歸

歸氏二孝子傳

歸有光

二孝子傳
歸氏傳

歸氏二孝子予既列之家乘矣以其行之卓而身微賤獨其宗親鄰里知之於是思以廣其傳焉孝子諱鉞字汝威早喪母父更娶後妻生子孝子由是失愛父提孝子索大杖與之曰母徒手傷乃力也家貧食不足以贍炊將熟即戔戔罪過孝子父大怒逐之於是母子得以飽食孝子數困匍匐道中比歸父母相與言曰有子不居家在外作賊耳又復杖之屢瀕於死方孝子依依戶外欲入不敢俯首竊淚下鄰里莫不憐也父卒母獨與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十五

其子居孝子擯不見因販鹽市中時私其第問母飲食致其鮮焉正德庚午大饑母不能自活孝子往涕泣奉迎母內自慚終感孝子誠懇從之孝子得食先母第而已有饑色第尋死終身怡然孝子少饑餓面黃而體瘠小族人呼爲菜大人嘉靖壬辰孝子鉞無疾而卒孝子既老且死終不言其後母事也繡字華伯孝子之族子亦販鹽以養母已又坐市舍中賣蔴與弟終緯友愛無間緯以事坐繫華伯力爲營救緯又不自檢犯者數四華伯所轉賣者計常終歲無他故才給蔬食一經官事耗其母錢終始無愠容華伯妻朱氏每製衣必三襲令

序

送程翁序

歸有光

有氣

新安程翁少而客于吳吳之士大夫皆喜與之遊都太僕先生愛其淳樸題其所居曰白庵翁在吳既久吳人益信愛之無貴賤皆稱白庵云今年八十其子永絺永約孫應春迎翁還蓀田將聚族而爲翁壽婚吳君某曰吾翁千里而歸不得文以行非所以將順翁之意則黃山靈嶺亦笑我矣于是謁予請焉予惟古者四民異業至于後世而士農商常相混今新安多大族而其地在山谷之間無平原曠塹可爲耕田故雖士大夫之家皆以畜賈遊于四方猗頓之鹽烏保之畜竹木之饒珠玑犀象璵璠果布之珍下至賣漿販脂之業天下都會所在連屋列肆乘堅策肥被綺縠擁趙女鳴渠跼屣多新安之人也程氏由洛水而徙自晉太守梁忠壯公以來世不乏人子孫繁衍散居海寧黔歛間無慮數千家並以詩書爲業翁豈非所謂士而商者歟然翁爲人恂恂慕義無窮所至樂與士大夫交豈非所謂商而士者歟翁今行矣于是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其親知故舊論說生平其所歷天下名山大川大都之會有幾其所見四方賢公卿大夫名人才子有幾迨世長往懷道

蘊術之士有幾。生長休明全盛之日。迄今百年。風俗世道之升降。上自朝廷。下至田疇。耳目之所見聞。其變有幾。屈指百年之內。中間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見之日。有幾。其亦有所感也。夫少而游老。而休于是。得與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相與相見。而飫其喜可知也。已。則夫爲其妻子兄弟若族之人。與夫親知故舊其喜又可知也。已。

經序錄序

歸有光

推高筆意
講即去其
誤矣科舉
妨經學與

明文奇賞

卷之二二三

十八

唐同弊是
長

經序錄凡爲經之傳註訓詁者。皆載其序之文。使世之學者不得見其書而讀其序。固已知其所以爲書之意。庶以廣其見聞。而不安於孤陋。實嘉惠後學之盛心也。昔孔子修述先王之經。以教其門人。傳之世。世不絕。遭秦燔書。漢儒存亡繼絕。不遺餘力。自此六藝稍稍備具。太常之所總領。凡四十博士。而古文尚書。毛詩。穀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猶推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而天子時會羣儒。都講親制臨決。所以網羅遺軼。博存衆家。其意遠矣。沿至末流。旋復放失。則鄭王之易。自出費氏。而賈逵。馮鄭爲古文尚書之學。孔氏之傳。最後出三禮。

獨存鄭註春秋公穀浸微傳詩者毛詩鄭箋而已唐貞觀間始命諸儒粹章句爲義疏定爲一。是於是前世儒者僅存之書皆不復傳如李氏易解後人僅於此見古人傳註之一二。至談助以己意說春秋史氏極詆其穿鑿蓋唐人崇進士之科而經學幾廢故楊綰鄭餘慶鄭

亦未盡然

覃之徒欲拯其弊而未能也。宋儒始以自得之見求聖人之心于千載之下。然雖有書成而多所未盡。賴後人因其端以推演之。而淳佑之詔其書已大行於世。勝國遂用以取士。本朝因之而學校科舉之格不免有唐世義疏之弊。非漢人宏博之規。學士大夫循常守故。陷於孤陋而不自知也。予自屏居山林。得以徧讀諸經。竊以意之所見。常以與今之傳註異者。至如理象之殊。而圖書大衍用九用六之論。未能定也。古今文之別。而豫章晚出之書。未能釐也。三百篇之全。而桑間濮上之淫音。未能黜也。褒貶實錄之淆亂。而氏族名字日月地名之未能明也。郊丘混而五天帝。昆侖神州之一而始祖之祭。不及羣廟也。洪範以後金。滕召洛二誥之疎脫。非朱子之遺命也。開慶師門之傳。非鄭氏之奧義也。紹興進講之書。非三傳之專學也。則王栢金履祥吳澄黃澤趙汝卓越之見。豈可以其異而廢之乎。歐陽子曰。六經

非一世之書其將與天地無終極而存也以無終極視千歲於其間頃刻耳則予之待于後者無窮也嗟夫士之欲待於無窮者其不拘牽于一世之說明矣道遠不能與西亭公訂正其疑義而序其畧如此云

項思堯文集序

永嘉項思堯與余遇京師出所爲詩文若干卷使余序之思堯懷奇未試而志于古之文其爲書可傳誦也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未始爲古人之學而苟得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韓文公云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不知羣兒愚那用故謗傷蚍

明文音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

元朝本
有文

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爲之巨子以倡道之歟思堯之文固無俟于余言顧今之爲思堯者尤少余謂文章天地之元氣得之者其氣直與天地同流雖彼其權足以榮辱毀譽其人而不能以與于吾文章之事而爲文章者亦不能自制其榮辱毀譽之權于已兩者背戾而不一也久矣故人知之過于吾所自知者不能自得也已知之過于人之所知其爲自得也方且追古人于數千載之上太音之聲何期于析楊皇華之一笑吾與思堯

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明文音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一



舊其喜入可仰也巳

與人與夫都

其知也巳則夫爲其妻子兄弟

夫與人之與夫

言自得之道如此思堯果以爲然其造于古也必遠矣

行狀

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李公行狀

公諱憲卿字廉甫世居蘇州崑山之羅巷村以耕農爲業通議始入居縣城獨生公一子令從博士學山陰蕭御史鳴鳳奇其姿貌曰是子他日必貴吾無事閱其卷矣先輩吳中英有知人鑑每稱之以爲瑚璉之器公雅自修飭好交名俊視庸輩不屑也舉應天鄉試試禮部不第丁通議憂服闋再試中式賜進士出身明年選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歷遷郎中吏在司者莫不懷其恩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一

居九年冢宰鄞聞公奉新宋公皆當世名卿咸賞識之陞江西布政司左叅議江右田土不相懸而稅入多寡殊絕如南昌新建二縣僅百里多山湖稅糧十六萬廣信縣六贛州縣十糧皆六萬南安四縣糧二萬三郡二十縣之糧不及兩縣巡撫傅都御史議均之公在糧儲道爲法均派折衷最爲簡易蓋于國初以次削平僭僞田賦往往因其舊貫論者謂蘇州田不及淮安半而吳賦十倍淮陰松江二縣糧與畿內八府百七十縣埒其不均如此吳郡異時嘗均田而均止於一郡且破壞兩稅陰有增羨民病之不若江右之善而惜不及行也陞

山東按察司副使兵備臨清先是虜薄京城又數聲言從井陘口入掠臨清臨清縮漕道商賈所湊人情恒懼公處之晏然或爲公地欲移任公曰詎至於此境上也兵數萬調度有方虜亦竟不至師尚詔反河南至五河兵敗散獨與數騎走莘縣擒獲之在鎮三年商民稱其簡靜甌寧李尚書自吏部罷還所過頗懈慢公勞送禮有加李公甚喜歎曰李君非世情人吾因以是識其人會召還即日薦陞湖廣布政司右叅政景王封在漢東未之國詔命德安造王府公董其役又以承天修陵恩殿陞河南按察司按察使受命四月尋擢

明又奇賞

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奏水災乞蠲貸親行涇渚雲夢間拊循之東南用兵禦日本軍府檄至調保靖容美桑植麻寮鎮溪大刺土兵三萬二千所過宰廩無缺公因奏土司各有分守兵不可多調且無益徒糜糧廩其後土兵還輒掠內地人口公檄所至搜閱悉送歸鄉里顯陵大水衝壞二紅門黃河便橋而故邸龍飛慶雲宮殿多隳撓奏加修理建立元祐宮碑亭是時奉天殿災勅命大臣開府江陵總督河廣川貴採辦大木工部劉侍郎方受命以憂去上特旨陞公左副都御史代其任先是天子稽重制建九廟而西苑穆清之居歲

有興造。頗瀉蜀荆之材。公至則近水無復峻幹。乃行巴庸。燹道轉荆岳。至東南川。往來督責。鈞之荒裔。中於是萬山之木。稍出然。帝室紫宮。舊制瓌瑰。於永樂金柱圍長。終不能合。公奏言。臣督率郎中張國珍。李佑。副使張正和。盧孝達。各該守巡。叅政游震。得副使周錦。僉事于錦。先後深入。永順。卯峒。梭梭。江叅。政徐需。僉事崔都。入容美。副使黃宗器。入施州。金峒。叅政靳學顏。入永寧。迤東。蘭州。儒溪。副使劉斯潔。入黎州。天全。建昌。董筴。入烏蒙。叅政繆文龍。入播州。眞州。酉陽。僉事吳仲禮。入永寧。迤西。落洪。班鳩。井鎮。雄程嗣功。入龍州。叅政張定入。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四

銅仁省溪叅議王重光。入赤水。猴峒。僉事顧炳。入思南。潮底。汪集。入永寧。順崖。而湖廣。巡撫右僉都御史趙炳然。巡按御史吳百朋。各先後親歷。荆岳。辰常。四川。巡撫右副都御史黃光昇。歷叙馬重夔。巡按御史郭民敬。歷印雅。貴州。巡撫右副都御史高翀。歷思石。鎮黎。巡按御史朱賢。歷永寧。赤水。臣自趨涪州。六月。上瀘叙。而巨材所生。必於深林窮壑。崇岡絕筍。人跡不到之地。經數百年。而後至。合抱又鮮。不空灌。昔尚書宋禮。及近時尚書樊繼祖。侍郎潘鑑。採得逾尋丈者。數株而已。今三省見採丈圍以上。楠杉二千餘丈。四五以上。亦一百一十七。

視前亦已超絕矣第所派長巨非常故圍圍難合臣奉命初恐搜索未徧今則深入窮搜知不可得而先年營建亦必別有所處伏望皇上勅下該部計議量材取用庶臣等專心採辦而大工早集矣皇上允其奏命求其次者其後木亦益出自江淮至于京師篳筏相接而天子猶以皇祖時殿災後十年始成今未六七載欲待得巨材故殿建未有期而西工驟興漕下之木多取以爲用三省吏民暴露三年無有休息期大臣以爲言天子亦自憐之將作大匠又能規削膠附極般輸之巧而見材度已足用公懇乞興工罷採以休荆蜀民使者

相望於道詞旨甚哀而工部大臣力任其事天子從之考卜興工有日矣其後漕數比先所下多有奇羨凡得木一萬一千二百八十九章公上最推功於三巡撫下至小官莫不錄其勞今不載獨載其所奏兩司涉歷採取之地曰四川守巡督儒溪之木播州之木建昌天全之木鎮雄烏蒙之木龍州蘭州之木湖廣督容美之木施州之木永順卯峒之木靖州之木及督行河南購木于九嶷荆南購木于陝西階州武昌漢陽黃州購木于施州永順貴州則於赤水猴峒思南潮底永寧順崖其南出雲南金沙江云大抵荆楚雖廣山木少採伐險

可爲採木
之鑿誌中
載中丞公
有此人也

遠必俟雨水而出而施州石坂亂灘迂迴千里貴陽窮險山嶺深峭由川辰大河以達城陵磯蜀山懸隔千里排巖批谷灘急漩險經時歷月始達會河而吏民冒犯瘴毒林木蒙籠與虺蛇虎豹錯行萬人邪許摧軋崩峯鳥獸哀鳴震天破地蓋出入百蠻之中窮南紀之地其艱如此故附著之俾後有考焉昔稱雍州南山檀栢而天水隴西多材木故叢臺阿房建章朝陽之作皆因其所有金源氏營汴新宮採青峰山巨木猶以爲漢唐之所不能致公乃獲之山童木遁之時發天地之藏助成國家億萬年之丕圖其勤至矣是歲冬徵還內臺明年用又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六

考察天下官已而病作請告病益侵乞還鄉山天子許之行至東安平山驛而薨嘉靖四十一年四月乙亥也年五十有七公仕宦二十餘年未嘗一日居家山東獲賊湖廣營造東南平倭累有白金文綺之賜而提督採運之擢皆從中下蓋前上所自簡也祖考妣皆受而誥贈母杜氏封太淑人公所之官必迎養世以爲榮公事太淑人孝謹每巡行日遣人問安還輒拜堂下太淑人茹素公聽以請者數太淑人不得已爲之進羞膳平生未嘗言人過其所敬愛與之甚親至其所不屑然亦無所假借在江陵有所使吏遲至公問其故言方食市肆

孝哉規本
能

中又無馬騎故事臺所使吏廩食與馬為荊州奪之公
曰彼少年欲立名耳竟不復問周太僕還自滇南公不
出候蓋不知也周公鄉里前輩以禮相責謂公置酒仲
宣樓深自遜謝而已為人美姿容自少衣服鮮好及貴
益稱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
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
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
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
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
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天子方加恩臣下叙任事者之勞績而公不逮矣余與
公少相知諸子來請撰述因就其家得所遺文字叅以
所見聞稍加論次上之史館謹狀

益顯其志至京師大學士嚴公迎謂之曰公不獨才望
逾人丰采亦足羽儀朝廷矣所居官廉潔不苛採辦銀
無慮數百萬先時堆積堂中公絕不使入臺門第貯荆
州府募召商夷賞購過常人皆懷之故總督三年地窮
邊裔而民夷不驚以是為難是歲奉天殿文武樓告成
上製名曰皇極殿門曰皇極門而西宮亦不日而就

序
清涼居士自序
文元發

自携悠人
初問善天
道通布座
矣豈符號
破俗耳哉

居士姓文氏漢成都守翁之後五代時有諱時者自成
都徙廬陵事唐莊宗為帳前指使輕車都尉至宋淳熙
間有宣教郎寶蓋時之後也為衡州教授子孫占籍為
衡山人十一世祖元金紫光祿大夫其金紫之孫曰俊
卿者任元季為鎮遠大將軍湖廣管軍都元帥佩金虎
符鎮武昌入元國朝授州衛千戶鎮遠六子長子定
開從高皇帝平偽漢有功授飛騎尉荊州左護衛千
戶賜金織蟒衣改各添龍建文中歿于兵子憲為錦衣
衛千戶調徐州衛今徐州之族是也第三子定聰以武
臣子入侍署散騎舍人為都指揮蔡本贅婿從蔡徙杭
生四子其仲子惠婿于蘇張聲遠氏因留居蘇為長洲
人居士五世祖也始讀書業文隱居不仕教授鄉里人
稱存心先生存心生涑水府君諱洪中成化乙酉鄉試
授易州涑水教諭以子貴初贈南京太僕寺丞再贈少
卿少卿生三子長温州府君諱林成化壬辰進士任終
温州知府居士曾祖也次中丞府君森成化丁未進士
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又次貢士府君彬以年資貢
禮部未仕而卒文氏世武弁自少卿公奮起科目生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二十八

子宦學通顯，婉德儷義，望于當世。訖今衣冠禮樂，代不乏人。皆我存心。府君實肇基焉。可忘所自哉。温州府君生我祖翰林府君諱徵明，世號衡山先生。道德完粹，名教宗主。生三子，長即我考博士府君諱彭仕終。國子監博士，渾樸真純，和光物外。生平至行，古人所難與。弟和州府君嘉祝，峯府君臺友，愛無間。蓋不事修飭，而人倫槩，實不能外焉。各有傳載。妣孺人錢氏，生二子，長爲上林錄事，肇社次，即居士居士。名元發，字子排，嘗仕爲浙江金華府浦江縣知縣。五年陞河南衛輝府同知。未上以病乞致仕，歸自號清涼居士。居士生有至性，初博

士府君以志趣高朗，不屑生產家貧，甚至乏薪水代勞之人。錢孺人方病，居士年六歲，即自往祖母吳安人所，哀哭乞倩人爲餽粥，以供錢孺人。吳安人亦爲之哭。錢孺人歿時，居士方九歲，伏尸踴躄，自始死至殮，三日夜不離尸側，亦不輟聲。迨浴尸既，俗云若親子，飲澡水者，即死無地獄之苦。居士隨附盆飲水，觀者咸異之。時祖母吳安人以高年勸勤，居士旣喪母，幼又孱弱，多病，內外親黨莫有顧之者。唯其嫂王碩人爲之煦哺鞠育，極其拊循，寒暄飢飲莫不周至。蓋不待上林公之詔而然者，故其歿也，居士爲之碁以報之。事後母，楊孺人時尚

童稚然曲意宛轉哀號孺慕若成人然楊孺人雖性嚴
乎亦爲少霽其威也。但自幼因錢孺人多病日不離側
旣錢孺人歿儻仵哀苦遂至失學年十五始克就外傳
從大儒魯子大先生受春秋章句稍通大義又不肯竟
習未幾博士和州二府君俱宦遊在外而待詔府君以
盛德顯名大耄居家賓客輻輳凡應對延接悉以屬居
士即飲食起居偏浴綦屨之微非居士在側不適也而
居士所以先意承志以代博士府君之勞者亦殫力焉
年弱冠被選爲郡學弟子員當其時學本面墻勤非鑿
壁廼試輒高等人方以譽髦目之而自亦不知其繆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

坐是滯于場屋者垂三十年訖于無成是豈獨其命之
不逢哉年四十遇 穆宗踐祚詔天下貢士不限資次
名 恩貢時郡守永年蔡公國熙謂居士宜選薦之于
督學麻城周公弘祖遂以居士應詔同選者吾蘇十人
十人中已大半奮甲科登臚仕而居士再試再斥丙子
復下第嘆曰吾豈爲謏謏者束縛哉造化小兒弄非一
人因投筆自笑曰他生未卜此生休矣丁丑遂謁選選
授浙之浦江浦爲浙東巖邑地瘠民刁好鬪喜訐圉
常滿而逋稅較他邑爲最居士至聞其槩欲變其俗時
瓊州王公懋德守金華名能知人亦慎許可一見居士

謂其僚佐曰文子非百里才也居士亦見王公可倚以立事遂請間因歷陳縣弊事數十條王公報可居士即以次行之執法不少阿縣初大譁曰老貢生潤身已耳乃皎皎耶縣多豪大家每持縣事縣官至先以利嘗之不可則以勢劫之又不可則許之于上而搆去之以故縣官稍下者遂食其餌斷斷者不得善罷居士一繩之以法莫所縱釋而實繁之徒即走金陵騰毀焉晉江陳公我渡時爲南司空蓋先撫南畿知居士者特致尺一諷居士有曰浦故刁俗善許官吏韓鳳擒許益齋以甲科盛望被浦民誣告至勤兩府會問足下丰裁凜凜恐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一

羽可儀氣
可岳

有挺而走險者不可無濡尾慮也居士報之云申。根。以。有。欲。不。剛。孫。實。因。受。囑。色。沮。不。肖。幸。免。此。二。者。破。柱。剝。鼓。彼。何。人。哉。諸。豪。聞。之。蓋。終。居。士。任。不。敢。出。一。聲。也。其。他。條。舉。志。在。必。行。事。集。而。衆。不。擾。賦。稅。視。他。邑。乃。更。早。完。獄。訟。希。減。盜。賊。屏。息。民。大。安。焉。而。視。身。苦。操。終。始。一。節。即。始。之。謹。且。撓。法。者。莫。不。誦。服。歷。任。五。年。亦。有。一。二。事。可。書。別。有。紀。載。然。雅。非。居。士。志。茲。不。復。贅。三。載。考。績。例。得。一。恩。典。于。是。先。父。母。及。繼。母。二。室。人。皆。得。贈。卹。煌。煌。密。章。賁。茲。黃。土。幸。矣。幸。矣。居。士。在。官。雖。有。賢。聲。然。世。局。時。情。較。量。資。格。不。爽。秋。毫。而。居。士。素。狷。直。不。能。與。

時俛仰初居士爲青衿時與今相君申公有筆硯之舊
申公旣貴時居士尚家食申公頗爲推轂及有浦江之
選即謝相君曰文生年踰四十得憑閣下之靈受一命
爲民社主自今日以往固不敢以不肖之身累閣下負
夙昔之知矣然而相君子故舊意甚不薄每部使臣及
監司至浙者多以居士爲託世無隻眼遂以此爲縣令
重也而煦煦然請聞示恩情態百出殊爲可厭甚至有
欲布其私者先乃令人羣撫長短聲言按劾而後竟薦
之于朝以爲德居士遂浩然曰嗟乎文生束髮讀書家
世名德生平自詭亦欲乘時少見以不負初念而運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二

不逢僅以老貢生徼天子之命得一邑如斗大顧不
得驥首康莊而踟躕轅下誰識鹽車哉迺欲以褪袍緩
故人頰頰縱自駑下無若先世蓋何會有衛輝之命因
得解歸遂移疾上疏乞骸骨蒙准以新銜致仕居士時
年已五十有四矣居士始欲歸有同官與居士厚者新
建諭公均高安范公儻同安黃公文炳爲居士謀曰若
家素貧今歸何以爲十口計且以一老鄰丞在家與部
使臣監司相與不無世態慮耶居士笑曰勞苦諸君愛
我良厚然人各有心吾終不能以此區區者而戚施于
市兒前也柴桑翁笑人齒冷矣况吾自上世以來田不

滿二頃屋廬僅除風雨吾曾祖守溫卒于任同官視其
篋中僅繇青布袍一件鍍金帶一圍書數十卷其清德
如此吾今幸籍先人遺澤得免負戴有田三百畝足以
供朝夕草堂一區歲時伏臘烹雞菹酒足以備祭祀此
其家不貧况山姿野性素無軒冕意閉門自適雖于平
之累未畢而公理之志可申諸君乃欲我束帶僕僕隨
士大夫後躊躇擗祀之下然後爲文生重耶已乎休矣
于是居士歸旋葺其舊居顏其堂曰願賢寢曰詒安築
小樓一楹曰心遠日坐其間讀書課子閒吟小詩詩不
甚工亦不求其工自娛而已居常自郡縣大夫外雖豪
貴人長者非素相知即不肯束帶出見亦不報禮雖似
于簡傲然不欲強顏應非情言笑與俗人相對蓋其素
性爾也而人亦有諒之者居士與上林公同胞少公十
歲又嘗鞠育于王碩人如子以故事王碩人如母而事
上林公若父及居士致仕歸四年上林公亦致上林事
歸吳中與居士居相去僅百步朝夕相聚甚懽也初博
士和州二府君兄弟友愛自首無纖芥却洎晚歲宦遊
南北阻絕臨終皆以老年兄弟不得一執手爲恨今居
士與上林公迺得以暮齡垂白怡怡于子徜徉於故山
林壑爲吳人所羨豔也不亦幸哉居士雖生于貧素然

性不喜作寒窶態亦不肯干乞于人自少至老口不言貧衣服修潔雖至親密者故不知其貧生也垣屋居止處方廣不盈丈必淨拭掃除性方整即屏榻几稍有傾仄不肯即安然氣宇簡重凝定閑雅楚然自居而秉志高亢與人寡合不能容人過又不喜與富人往來居常見脂韋夸毘誕妄不經與輕諾寡信輩及長者家兒恒白眼視之如將逸馬故家居以來賓客益鮮門無剝琢日手一編倦則徐步庭除間朗吟古詩三四首亦善睡每飯後高枕酣寢蠟然遠寄欣戚不繫謫譽無聞如是已耳而世間可欲之物若無足以動其心者然任懷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一

三四

得意傷若無人其終身坎壈亦坐是焉間得一二相知結山間之社每數日一會相與甚洽意是足以終老第未知諸君歲晏何如耳居士元配彭孺人生三女無子繼室周孺人生一子名從鼎今更震孟而周孺人媵陳氏生

一子名從升周孺人卒復聘史氏女爲側室生一子名

從泰今更震亨後歲已丑陳氏再得一子與吾同物名之曰

從同云今更震纓鼎娶陸升聘徐泰聘王同聘潘三女長適

陸士仁次馮時康次姚汝輒悉名家子歲戊子居士年

且六十念諸子生俱晚未悉居士履歷暇日因稍錄其

生平大都并所著詩文雜稿藏于家以示之云清涼居

士曰夫惟聖人不凝滯于物而能與世推移自非聖人
必有所寄藉而後克展古人謂賤生於無用中流失船
一壺且千金矣雞彘零時爲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
懷瑾握瑜瓊奇侷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
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
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
立志自詭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
得宣力樹勳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
一家之言爲爾寂寂幾爲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五

士以爲至羞乎雖然他日獲啓手足所以從先君子禰
廟者儻可藉口以復也則又幸矣膏以明自銷薰以香
自燒吾知免夫吾知免夫

夫夫對面而容不語君士言不語對翁九弟翁益壽
附不語對面幸遇不幸流以君子稱則士君子而無聞
對數語與君贈謝文士散齋一尾別苑于當平谷天
一壺且千金矣雞彘零時爲帝者也信然哉夫世有
懷瑾握瑜瓊奇侷儻之士弗獲一試泯泯于當年者又
何可勝道也幸歟不幸歟乃孔子稱四十五十而無聞
又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士獨可薄世資乎哉居士結髮
立志自詭不後于常人顧當文明景運格于際會進不
得宣力樹勳效鉛刀一割之用退不能讚揚皇猷撰述
一家之言爲爾寂寂幾爲胡盧生所笑語云邦有道貧
且賤焉恥也豈非聖明在上而功業不建聞譽弗遠烈
明文奇賞

傳

二孝子傳

耿定向

二孝子都逸其名氏予聞諸長老先生言為紀其大凡云其一丐子也行乞吳市中吳門有貴人月夜道橋上聽其下有歌唱聲者下覷之則丐子也坐一老嫗塊上以所丐得酒捧缶而跪進焉嗚蓋以侑云貴人訝詰之丐子驚喜曰儂寡人聊為阿母歡耳貴人嗟良久歸明日轉相語稱異焉後時時人窺之見所娛其母者多類是自此諸貴人每宴輒置餘豆間曰以待孝乞兒也吳下至今口其事云其一居浙之長興里蓋椎魯人也獨

按得實仍當有以善

處之矣數

屋一椽粗

粟數粒以

為孝子窮

母之食諸

貢人力顧

不辨耶

光景通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六

事母有至性其舊業俱以養母故至衰落僅餘屋數椽矣其從父猶贏於貲一日飲諸嫗呼孝子侍嫗多豪貴人饌且腆甚孝子未及舉即私念曰令何緣得致我母前耶則時時目左右盼每伺賓所不顧急摘諸其脆品裹紙納袖中未見一再御即御若未嘗旨焉紙盡而袂已盈盈矣縮縮逡巡席間復私念曰令何緣客罷即致我母前耶會席闌酒酣主人出金卮酒貴客貴客不勝酒以卮置樓簷間覆以瓦先聞歸餽侍者報亡其卮眾客欲自明約曰請急扃戶令人人袒檢之必得乃已孝子兩手捫袖中至羞澁也倉卒不得計即謬曰由我詰

出之則曰匿他所矣。至後再詰之，則又謬曰：求諸所不得，或爲他人乘也。柰何！然當卒償之耳。詰辰，從父責所償孝子，願鬻其屋。且曰：幸稍寬我，俾先傭屋奉母。居令無訝也。不爾懼傷母氏心。從父雖嗔，聽其語，亟道母氏已默默心動矣。無何貴客憶前厄，乃折簡主人語以故。且曰：昨蒼黃歸，未有白也。將無在君家僕耶？主人如言檢之，得急呼孝子至。孝子猶謬對如初。從父曰：癡兒吾業已得厄，知非若矣。顧若何苦自誑？負不韙名孝子，始吐實淚淋漓下，曰：某苦不能勉奉母氏，歡而兒女態若此。比諸貴客在設，令把我袖將大詬我，且重爲叔父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七

配從父者
王名烏容
淚耶勝前
睚貴人多

羞故寧爾爾。從父大感悟曰：若欲孝乃力不能，我即贏餘兩豚，大兒能似爾萬分一不耶？乃召前坐上客，遍語之曰：是子如是如是，忍與吾兒二視哉？卒三分其產，令得終奉母氏焉。聞其族里至今多禮讓，人謂遺風所漸云。贊曰：孔子有言，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乃丐

子殆契是乎世之力能具五鼎八珍前羅而不能令其親一開顏者，豈少哉！令人脉脉感愴矣。或曰：行乞至詬耻辱親也，不知彼營營競進者視乞蟠行何殊矣。究所止能以親顯不耶？懷肉至自誑事若甚駭，可憫乃其願養一念，即古穎封人奚加焉。卒感叔氏風施後世也。夫

傳

朱愷傳

殷雲霄

壬申秋九月壬辰鴉數千來噪靖江縣庭乙未夕令殷雲霄夢兩猪伏庭下一懇懇苦訴狀晨鴉復來既西去集學宮遣人視學宮得殺死一男子於西廡愷父朱正者識爲愷號泣訴曰愷此月庚寅持錢物往貨於蘇壬辰正得一匿名書曰裘龍奪朱愷錢於學宮踰墻去冀取龍來其知之令弗聽則以他事拘與愷交游者數人命各書一紙取視匿名書內姚明者書與書頗同問其年曰生於亥亥爲猪也令曰殺愷者其明乎明大駭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十八

如雨下伏不敢出一言下明獄遣人驗察唯鄰陳碧者庚寅日見明衣青衣若有所持倉皇歸耳遣人計取其青衣短刀錢物得於其姊與其妻置庭下血俱凝凝若新署召明視之但頓首請死詢其由曰明與愷甚厚一日不見則思明近賭博窘甚知愷持錢物行則誘之僻處與別遂刺殺之取錢物歸懼其父疑明故誣示以龍龍且與明有宿怨也殷子曰以利合者以利而敗豈不然哉愷之見殺以厚明也故信其誘而不避示其有而不疑明也利有所重而愛有所忘相與俱斃悲夫

序

會試錄後序

張治

嘉靖丁未會試錄成臣治敬拜手言曰明興有天下百
八十年于茲其取士以丁未者凡三見焉記曰丁明也
盛也陽道著明于壯盛也未者言萬物皆有滋味也天
地以四時之氣造化萬物陽道昭達及于明盛之紀則
物皆林林然成有滋味矣王者效天地本四時建道陳
制興立人賢所以成養萬民致明盛之理也在昔丁未
我高皇帝肇受天命首令天下設文武科取士用集
大業文明之運所由啓矣宣德成化之際仁義融液王
明又奇賞

卷之三十三

三九

道明洽人文之化日益宣著至于今 聖天子懋至德
配天地稽古三五之道勸學修禮崇教勵賢以風四方
海內懽慕舍和咀淳天符人瑞雜然竝至神光曜暉洪
洞朗大豈不明盛之極哉士生於時固宜皆林林成有
滋味也然萬物養於天地而人則藉萬物以養也物味
有美惡斯生理之肥瘠因之矣茶堇烏喙蜚吻酸鼻決
腸胃而毒者則人避而棄之敗糝之桴無救飢渴封熊
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可常有亦人所不尚也何
者以無藉于養也士者人君所與共成養萬民也士味
有厚薄而世治盛衰恒所由之國初之士其味真實茂

士有未則
民行其養
真可會心

以開濟之略。翊戴休烈。當時之民。無不得養者。宣成熙
盈之運。士多持重。完固其味。淳厚民得其養者。則皆充
然而肥。有光澤也。及久而變焉。譬之禁羞珍饈。漸以蜜
醴。和以椒桂。芬馨有餘。而真味亦薄矣。其養之惠于天
下者。視昔何如哉。乃下焉者。伐德暴義。回惑營蠱。惟淫
志是逞。用導民亂。荼堇烏喙。蜚吻酸鼻。決腸毒胃者也。
委瑣頽靡。饗貴利。自富丁民。弗勤敗糝之糈。無救飢渴
者也。幽奇詭激。違衆立異。以改易觀聽。民日漸于匪彝。
封熊之趾。豢豹之胎。窮海逾陸。非所常有也。數者於養
之理。何述哉。民生日凋瘵。若抱瘡瘡。而懼其斃焉。夫豈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

氣化使然。邪要亦養之道。未至耳。是故養生者必擇味。
養民者必擇士。而士之自養者必擇道。今夫國家之擇
士也。三歲比天下之士。而鄉試之三歲比其鄉之士。而
會試之其法至備也。及加之民。乃無藉于養焉。豈非以
人之難知而言之。不可以稽乎根莠之始。天然與嘉穀
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不可以不慎也。然士之自擇
亦猶國之擇士也。國之擇士也。漸以其士之道。養乎天
下也。夫以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民之味。不然
其有味之者乎。士之自擇也。漸以其身之道。養乎天下
也。夫以其身之道。誠養乎天下。而後可爲國之味。不然

記

忠烈祠記

只是感時
發憤與忠
烈記無干
然筆自筆
鉅

武宗蒞位四年江右大饑閭左作亂奉新巨盜據華林
阨塞聚眾數萬人流劫奉靖寧武等州縣遠近響應者
以數十羣時周公憲以臬使備兵西道親督民兵封之
平其三寨至靖安遇害公有子幹聞公蓮難即身先士
卒赴之亦遇害事聞贈公節愍子為孝烈立祠祀于邑
之東時議以憲副吳公一貫先後在西道築城堡扞禦
矢力盡瘁死于王事遂以並祀學憲李夢陽嘗記其事
祠故卑陋且歲久圯甚支子至伏謁祠下竊高二公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二

忠孝大節而悲廟祀之弗稱也捐俸新之既竣工為記
其歲月云我 皇祖天造崇尚節義旌余闕以顯忠貶
危素以微絀風厲漸靡至建文靖難之變死者駢首雖
逮師生夷九族而不悔不沮視死如飴然亦大甚矣馴
至宣英汪直則媚王振則媚呼父呼師了無慙色土木
之變死節者猶晨星迨 孝廟寬仁恭儉尚直言崇正
學十七年間所以維植元氣良厚故正德初亂政百出
而人心不移下逮遐方僻壤卑官冷秩皆知自樹流賊
歛起而許樂陵抗于比周節愍抗于南乘完節以報
朝廷則 孝廟培養之貽也自後一挫于逆瑾再斲于

江彬三木楚辱死徒紛如一時士君子憤激就戮有東漢之禍而直節亦因以衰矣世宗初年直言復振雖貴溪分宜陽擊陰排言者不替至張江陵乘摧阻之後乾子門生且遍中外奪情則舉朝頌功德卧病則舉朝勤醮禱奉母入朝而傾城迎餞甚于乘輿則天理人心幾于滅絕而廉恥不復在天地間矣是可忍也孰不可忍倘二公者居斯世見斯人其不以擊賊之亦擊之耶余故有感于世道而重爲二公述也

序

送陳應虹座師以左諫議擢山東兵憲序

支大綸

此文大有
氣格相擬
多與可
定則古矣

國家樹給諫臣直掖垣內專封駁其制視諸京朝臣特重旣任率數載不輕徙秩滿輒服在卿佐大僚時時出一二補藩臬司初亦曷嘗不獎忠直而酌年勞哉迨歷練之術行而老成者以資絀遷轉之期亟而鯁峭者以年沮孝廟後諫垣遂多故矣總之不出兩途有悍然月清議懸危法以震言者其究也法極而身繼之乃以成言者之各予是有嘻怡澠忍謹然示人以有容而陰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四

疎貳之以禡其權甚者中以法而汗讎之俾言者不獲自直而已得有辭于天下蓋自管舞圓機以刃言鋒者雖低昂迺更吾咸得攬其大較云居常念汲長孺佐武皇朔朔于時忌不見察洎出守竟以一臥治語咻之唐子方許文潞國至叱咤廷陛中而潞國終能洗瑕捐忿同升之以叅大政蓋兩宋尚清議其公卿典刑邁前漢殊絕矣且當長孺與平津爭布被時豈復爲身資計哉而子方淮浦一盞直以忠義自仗亦豈卑卑念內外資者乃長孺依依款款懷戀禁闈子方一承薦剡遂忘宿嫌欣然與之共事此未易與淺衷道也臣子抱大馬戀

反覆情事
大抵仇誅
臣非君朝
之編

主之忱安能期須忘天下哉誠忿天下大本在主人主上
一人吾苟獲瀝吾血誠以翊戴而保護之登主土于
堯舜之隆天下治若腹心之役臂指耳釋此而之外僚
雖盡所長以就于理如根本何用是志士純臣印以糾
德弼違爲事而彼倡均任歷練之說而亟遷之者凡以
塞言路而啓之竇也夫以長孺之樸忠伊平津少優容
之亦遺損于平津而漢家之強藩巨憝環伺而竊發如
淮南流者其先事伐謀之功奚可勝紀顧局之一淮陽
聞子方詆訐宮闈當宋天子震怒時潞國即爲所欲爲
奚不可者乃引咎自歸尋顯陟之其有補于宋治甚鉅

明文貴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五

而潞國反藉是以永其譽然則優容直臣誠秉軸者之
偉節哉顧自漢迄今中更幾賢相而潞國一舉竟爲史
冊奇觀蓋峭直難親軟熟易制諛言便耳激語刺心恒
能固然古今一轍矣然長孺即少踈而武皇至方之古
社稷臣子方一出而孤忠獨立之詠終古藉藉有聲則
須臾一內外資奚足爲丈夫道哉我師應虹歷宜賓尹
著循良聲旣久尋召入爲左諫議侃然以道德佐天
子直聲振一時浹二載擢佐山東憲備兵北海登萊瀛
尚亦獎忠直酌年勞之制哉第吾師寔社稷臣旦夕宜
復入侍天子左右愚且鐫金石颺潞國之烈矣

揭

答撫臺龐惺菴揭

支大綸

是篇秋
應文而事
情似不必
錄呈乃尔

蒙檄發洪某不道款目命職廉之比者諷諸故老質諸
閭閻悉無影響而怨家姓氏皆烏有子虛尤無足據過
承重委展轉思惟彌日亘夜謬謂茲舉必不可為亦必
不能成請借前箸籌之彼獻計者類云分宜之貴也竟
以反坐迄無後詞奚有於卿貳盖分宜柄國亂政中外
側目僕御克多資產狼籍故暗死無詞今洪家不過中
人門可設雀羅性不近聲色左右圖史口談性命亦濁
世之矯矯著聲者也比淫於色附盜以賕爰書則然乃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一六

倚政府結臺司譁張變幻鑪錘所鍊摧方為竄抵金為
礫坐反唇以大逆目莞笑為誦誦人命至重鬼神難欺
明法幽罰善福惡禍如火就燥如水流濕氣類相投而
理數有必相值者特善惡之分數有大小故禍福之參
會有久近俗士徂旦夕而不究終始覩眉睫而不參要
領若謂茫茫而微倖于不必然耳愚聞在昔武安侯以
蓋但善文法一落酒過殺灌夫詞連魏其俄而武安病呼服謝罪以死車
呂希時宰肯誣其帥胡舜陟死不數日胡乃白晝執呂
殺之羅汝楫附秦檜誣武穆未幾楫以造死而其子願
亦擊死于岳祠王士驪希蔡京肯殺一無辜婦士驪咤

死而京及倭脩皆伏誅。載在汗竹讀之凜凜。胡可罔也。即邇來路楷趙文華阿黨分宜以白蓮教殺沈鍊以失律殺張經以謫誅殺李默時遷事改身伏殺人之法而分宜亦以叛誅此耳目之所睹記亦不足信乎彼蚩蚩者又妄謂分宜事敗乃耳今茲且有無涯之望不次之榮奚啻咕于陳迹爲也夫王如之隙于王敦也敦欲殺之而無名乃以意陰授王稜稜即酒中舞劍擊如反命王敦其希榮句遇謂交手可得而敦乃陽驚曰如吾懿戚也而稜殺之因殺稜以謝奸雄欺人背面矛盾彼二心者出死力爲奸雄資徒召禍而敗名耳何榮之可冀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三

四十七

哉故守貞蹈義志遂命立即有不偶天日可明若前數子者當其得志含穢資嘍奄奄苟全論定禍叢百醜羣湊嘻妻孥而拙詞對僮役而赧汗矣彼其之子面承風旨力爲從吏蓋其心不附仁義目不知古今逐金帛而竟逃競朱紫而神炫如蠅逐臭如蜚弄丸終身憤憤然聲利是憑且不識禍福安問名義此宣尼所爲歎鄙大不可與事君也浮雲易散駒隙易馳膏粱文繡終饜螻蟻肌骨毛瓜卒歸糞壤獨三寸簡冊飯飯耳目千古不磨奈何污之又聞諸司僉職偏強議且移牒外郡以竟斯獄則又舛矣昔祖宗設推官非若近日之隨巡承委

此段有借
委似于題
目屬切

爾也念黎庶非法用又故設法司以平天下之刑設臬
司以平一省之刑設推官以平一郡之刑今之推官溺
其職矣臺司既視推官爲私役而奔走之以快一己之
喜怒推官亦奔走唯諾以身爲臺司之私人而罔敢抵
牾然非設官意也身對大廷銜皇命持平一郡辟
辟宥宥惟三尺是繩耶主上有令義且以死爭之豈
臺司所能他委豈外郡所敢擅行哉天下方廣萬世方
遠天命民彝終當顯露安能盡塗其耳目也事係紀綱
不敢依違附和以傷雅化唯卒全之勿致紛紛

明文奇賞卷三十四

張居正

序

重刊西漢書序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贈袁太守入覲奏績序

壽襄王殿下序

傳

王承奉傳

擬書

明文奇賞

卷三十四

擬韓信諭燕書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國勢強則動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王端毅公恕

今吳中製器者

明文表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
異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疏

陳六事疏

明制體以重 王言疏

論邊事疏

論決重囚疏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請 戒諭羣臣疏

請 裁定宗藩事例疏

明文奇賞

卷三四

二

請清汰近習疏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書

答楊二山

與薊遼督撫

答王鑑川

答戴晉菴

與王鑑川

答張懷洲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四

史官陳仁錫明卿甫選評

序

重刊西漢書序

張居正

自孔子沒而春秋絕後之論史者乃獨稱遷固遷據左氏國語世本國策作史記而固承父彪之後修西漢書

然子長之書雖馳騁該博類取雜家小說以實之其爲

亦未可并也

文多不馴雅不如固之簡嚴明切叙次有紀何也遷所涉獵者廣帝王本紀多尚書之文世家列傳又本左氏家語及楚漢春秋所錄上下數千載間諸史百氏匪不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一

通貫而固獨取漢書成一家之言以故其言醇而不駁緝雜彩者難爲工製段錦者易爲力茲其所以異也然固雖直述漢事而褒貶論贊比類引合其意又有存于紀述之外者叙周勃傳而不錄其汗出沾背之恥叙董仲舒而不載其議和親之疏忠厚之至爲賢者諱志郊祀則備詳于淫黷之制志禮樂則三復乎仲舒劉向之言凡皆有深意非淺識者所測也至其準陰陽窮人理總百氏貫古今訓辭爾雅文質彬彬蓋自史遷以來一人而已世儒皆喜譏斥前輩或謂固貴諛僞而賤死義又謂叙司馬遷揚雄傳不當取其自叙而曲記其世系

不知作史之與立言傳道其事不同彼立言者稱度衡
量不敢有一言之偏以幾垂訓也至于作史不然要在
紀其實耳雖其是非頗謬于聖人然或出于一時憤激
之言非可爲典要也若固所述定邪正推幽隱雖不可
上擬于春秋然下視范曄陳壽之儔假俗濶畧者可同
語哉今議者不本其大旨而特毛舉數事以病固愚竊
以爲過矣語曰一人作之十人聚而議之正使此輩執
筆操觚與固絜其短長所創作或未必逮固而徒紛紛
以議之不亦恣輕詆之私傷旁通之誼哉三代而下西
漢之治最爲近古所尚皆淳朴忠厚非後世所及學者
覽此不獨可以觀良史之才亦可考知其世變也已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

贈水部周漢浦權竣還朝序

荆州權稅視他處最少居吳楚上游舟楫萃稱會區
焉迺後稍稍寥寂商旅罕至矣漢浦周子始至甲申令
釐宿弊平物價恤無貲賦視舊額務在輕貸與人誦焉
張子曰余嘗與周子論始所建權及後稍異者其略曰
古之爲國者使商通有無農力本穡商不得通有無以
利農則農病農不得力本穡以資商則商病故商農之
勢常若權衡然至于病迺無以濟也異日者富民豪族
莫肯示農農夫藜藿不飽而大賈持其贏餘役使貧民

原本西京
公不惟能
官且能諳

執政者患之。于是計其貯積，稍取奇羨以佐公家之急。然多者不過數萬，少者僅萬餘，亦不必取盈焉。要在權抑浮淫，驅之南畝，自頃以來，外築亭障，繕邊塞，以扞驕虜，內有宮室營建之費，國家歲用率數百萬。天子旰食公卿心計，常慮不能殫給焉。于是徵發繁，科急于救療，而權使亦頗驚益賦，以希意旨。賦或溢于數矣，故余以爲欲物力不屈，則莫若省徵發，以厚農而資商。欲民用不困，則莫若輕關市，以厚商而利農。周子曰：「即如是國用不足，奈何？」張子曰：「余嘗讀鹽鐵論，觀漢元封始元之間，海內困敝甚矣。當時在位者皆扼孥言權利，而文學諸生乃風以力本節儉。其言似迂，然昭帝行之，卒獲其效。故古之理財者，汰浮溢而不驚，厚入節漏費而不開利源。不幸而至於匱乏，猶當計度久遠，以植國本。厚元元也。賈生有言：生之者甚少，靡之者甚多。天下財力安得不誦？今不務除其本而競之，賈豎以益之，不亦難乎？」周子聞余言，則心是之。雖余亦自謂唯周子可以爲此言也。無何，周子事竣，代歸鄉大夫。諸君祖于江上，徵余言以爲贈，而余以病不能文，因識其所以爲議論者如此。

荊州領屬城十三。疆域之廣。甲楚中。其稱繁劇難治。亦甲楚中。異時長吏三四輩。率不勝任。去俗日以敝。民且無聊。吏部議擇郎署中有威望精吏事者。彈壓之宜。可治。于是定山袁公以祠部出守茲郡。至則接讀吏素犯法及民梗玩與吏交手爲市者數人。郡中震懼莫敢爲非。迺均宗祿。舉積滯。察寃獄。覃德惠政。成民安府。中晏然無事。上治績更爲諸郡最。三年以例入覲。歸州知州汪一勺等戴公倡率之化。就余圖所以爲贈者。而余適以賜告歸。故得適觀大化之成。迺不敢辭序曰。昔者仲尼嘆王化之闕。壅慨然稱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聖人之治。非必神化捷速然也。蓋亦有資於時焉。夫暘者之望雨也。見霖霖而鼓舞。寒者之乞溫也。睹東溫而挾纊。周衰列國力政疲民。思欲息肩於有德。苟有聖人起而拯之。直易易也。假令仲尼當唐虞之時。處比封之俗。殆與其民相忘於無事耳。所謂可與成者。安可得見哉。是故聖人乘敝而達變。智者因難而顯功。民之嗷嗷。固賢聖之所資也。往者荆之俗常壞於積偷矣。公徐至而救之。曾不數年。竟以大治。何則。勢激者易變。願得者易與。當此之時。民之思良吏如嬰兒之望慈母。故董之以威則民畏。而感之以惠則民懷。其勢

以氣平爲
政妙論

言之有故
遂後巫祝
之語可以
誤語

居然也。茲非所謂乘其時者乎。往余在京師見今之仕者。咸重內而輕外。而天官宗伯之屬。最爲優崇。尤不樂補出爲吏。即欲出亦自擇善地。簡僻易治者。然後去。以爲常。公始在蘭省。用清望著聞。及出守。是郡人且謂公難之。公恬然不爲動。蓋其氣愈平。故其政愈精也。嗟乎。孰知繁劇盤錯。更足爲君子樹立資也。乎。雖然。不擇難易而受任者。人臣之分也。均節勞逸而校功者。勸臣之道也。余不敢知其他。竊見今用守令與遷轉之法。率不量地之難易。事之繁簡。一以資格爲斷。太守治郡有效。滿歲稱職。財得拜一級。爲按察使副。即有卓絕異等。殫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四。五。

日累歲擢陞是官。如是是勞逸無等也。即人心何勸。方今吏治頽靡。民俗疲瘵。意者且將少變今法。以重擇守令。而後可耶。夫欲重守令。則必顯能治劇難。有勞苦功多者。以風天下。如公宜何以處之。茲其行也。僭爲之言。

壽襄王殿下序

今祝人主壽者曰萬歲。祝侯王者曰千歲。夫人壽之不可幾以千萬稔矣。而祝者咸願之。則世主侯王之與衆庶異也。夫物有便於已則願常有之。無便於已即一日不能相守。日之中天也。有目者待以視。有足者待以行。

雞三號延頸跂踵東面而啼無不願萬年有日者非愛之也恃賴焉故也五嶽四瀆之居於方隅也興雲雨胎寶藏以給人之求人莫不禱祀而祈福焉利在焉故也人主者日也侯王者岳瀆也人主兼利天下天下無不願以爲君侯王澤逮一國一國無不願以爲君故人主萬歲則天下之人以萬歲蒙其利矣侯王千歲則六國之人以千歲蒙其利矣故世之祝人主侯王者莫不願其千歲萬歲何者便於已故也非然者且爲厲爲孽將誹讒之是承何千萬之有襄之建國百年矣世濟其德以屏翊帝室至今王益有聲江漢間居正自家食時

聞王之賢未見也及過襄陽竊從下風望見顏色王天下之賢王也夫賢者使人愛而戴之便而安之居正竊聞太守汪大夫言王雖處崇鉅其自約結恒如處子士大夫過封內者無問知與不知必降接禮遇下客已甚其惠民也渥而馭左右也甚嚴事涉有司即有司人百曲不罪也左右人雖百直猶不貸務在諛已檢下以信有司之法故自太守以下至於編戶之氓咸曰王有大惠於襄之吏民吏民靡有秋毫可以報塞者獨願王千歲有國以重惠襄之人此之爲德不直一手一足便之而已夫淵深而魚聚之林茂而鳥獸歸焉詩曰投我以

桃報之以李王所以投於襄之吏民者厚矣非壽考祺
福將安用報乎雖然竊有願焉王亦知夫敖氏之積粟
者乎周人有敖氏者積粟盈囷足支數十年未足也而
問貯積於嗇夫嗇夫曰子之積厚矣吾無以益子子而
計子之所有者慎用之而已夫圭撮之不慎鍾筭洩之
鍾筭之不慎尾閭洩之江海雖大也以奉漏卮則沒世
不能取盈焉我嗇夫也吾告子以嗇而已夫神不可以
嗇用嗇之則凝福不可以驟享嗇之則永疆不可以厚
恃嗇之則堅故聖人之言曰襄天治人莫如嗇王今年
三十春秋矣計三十之於千歲也不猶積貯盈囷而始
明○文○音○賞

卷之三十四

七

去其圭撮者乎王誠能少垂聽於嗇夫之論無輕用其
年力之富以順神而思永則所謂千歲云者猶近言之
也

傳

王承奉傳

張居正

王承奉大用者霸州人也。逮事 敬皇帝爲奉御侍。慈壽皇太后於仁壽宮。毅皇帝時陞御馬監太監。賜蟒衣。內苑乘馬通顯矣。然性刻廉剛。直弗能下。其儔輩以是不得久內庭。出爲遼府承奉。是時遼莊王病不能視事。委政國妃毛氏。國妃賢通書史。沉毅有斷。而承奉從內佐之所釐正國家事。不可勝道。頃之莊王與國妃相繼薨。嗣王立。王聰敏辯給。而嗜利刻害。及長。多不法。常出數百里外遊戲。有司莫敢止。故無所憚然。心獨憚明。承奉承奉好直諫。王積弗能忍。乃曰。承奉老矣。宜免朝。請於是。承奉希得見王。王少無子。所幸樂婦生子。置外舍。久之。王有萎病。度終無子。乃取外舍兒。內宮中。時兒已八歲。詐曰。宮人某氏子。欲以聞於朝。故事。王子生。承奉司即具所生母姓名及產媪狀。關相長史。乃得奏附玉牒。王以其事下承奉。承奉愕曰。王安得有子。承奉乃不識何宮人有娠。及產。子狀不敢奉令。王大怒曰。老奴敢爾者。死耶。於是盡捕承奉。諸用事者皆榜笞數百。被重罪。欲以迫脅承奉。承奉終不爲動。王乃召承奉。繆爲好語曰。而不知予之爲病邪。事成而有後主。而富貴可長。

明史奇賞

卷之三十四

八

保獨奈何爲他人忠承奉伏地叩頭流涕曰老奴受國厚恩死無以報顧此事涉欺罔法例嚴甚王子非真子外悉知之。後有發者禍且不測老奴死不敢奉令。王謬謝曰承奉言是也。乃以計給奪其印而自署承奉名行之。承奉既見欺無可奈何。懟以首撞壁大叫曰生不幸爲刑餘。又棄外藩。今王所爲如是。吾弗能匡救。禍且及矣。誠不忍老見刑獄。即閉戶自經。繩欲絕。會有救者得甦。日夜涕泣。竟至失明。以死國。人悲焉。

太史張氏曰余在史局好問先朝事。諸老闍語及下。孝廟時輒流涕。有哽咽者。及歸楚。見王承奉憶往事。猶能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歷歷道也。語具別錄。中夫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何敬皇帝時人物之茂。乃其廝隸亦莫不有。大臣風節焉。觀其臨議。執正毅然。不爲利回。不爲威惕。雖壯夫哲士。何以加焉。第令久內庭。筦樞密。如近時興。安懷恩。葦詎足多哉。余以是知敬皇帝之澤入人深矣。王承奉益弘治間人也。

歸本敬
皇之澤入
人具識大
体

擬書

擬書
韓信論燕書

張君正東

有大模範
說客處而
筆力自過

信已破趙用李左車之計使人遺書燕王臧荼曰蓋聞
聖人不違天以立事智者不悖時而建功是以伊尹醜
夏歸亳微子去殷耶周彼二賢者皆審天命之歸以決
去就之義是以福慶流于無窮聲名著于後世也往者
天下同患苦秦豪杰蠡起漢王與項羽戮力攻秦懷王
約諸將曰先入關者王之漢王先破秦當王關中羽倍
約奪漢王關中而王之巴蜀又以私意易置侯王盡王
其將相功臣于善地而徙其故主于長沙已又弑之漢

明文奇賞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王因天下不平發蜀漢之士還定三秦編素而問弑君
之罪天下豪傑雲合響應皆棄楚而歸漢故天命之數
歸于漢王愚知所知也魏王豹背畔無親絕河津距境
而自王僕受命徇河北之未附者涉西河虜魏豹下四
十餘城遂擒夏說闕與下今趙又破矣便欲乘勝北首
燕路而軍吏皆曰趙破燕固自宜聽從若其從焉又烏
用多殺士大夫為也故按兵驛士使人慰愚計于左右
僕聞周易垂知幾之箴兵家審彼己之勢鄭伯面縛嚴
王退舍國小圖大宋以敗亡詩云禍福無不自已求之
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焉今為燕謀者必曰我有易水

之險漢兵遠來勢孤援絕而欲以長技取勝是自速其
危亡者也且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阻井陘之固連
燕齊之兵南面而爭權于天下然僕以偏師鼓行而前
不崇朝破趙二十萬衆遂斬成安君泚水上夫燕之恃
以自蔽者獨趙耳昔虢破而虞亡韓降而魏懼前事之
不忘後事之永鑒故凡爲足下謀者皆危亾之路不忠
于足下不可用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
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
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亾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
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
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探之後悔何及嗚呼世與時
不與下不世限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
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
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亾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乘勝之師僕之所慮薊丘之壤不可以圖存成安之事
復見于今日矣故願足下詳計而熟圖也危亾之端禍
福之機迅如發矢不預探之後悔何及嗚呼世與時
不與下不世限也爲足下計莫若息兵徹備以身自託
于漢僕請爲足下報漢王即燕封足下剖符世世與漢
終始無極孰與勢窮力蹙坐而待亾乎計不出此以區
區之燕遠託于孤絕垂亾之楚而欲鼓螳臂之勇以抗

雜著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

張居正

陸象山言唐虞之時。道在臯陶。今觀虞廷之臣。所爲陳謨獻說。唯臯陶之言。至爲精粹。知人安民。二語乃萬世治天下者之準則。以九德甄別人才。以率作考成保泰

舍此四字
何處討論
治道

守業。無一語不關切治道。當時禹經理九州十餘年。在外宅探之任。必屬之臯陶。故舜與之論道論治。其言獨多。虞廷至治。實臯陶致之。後舜贊其功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禹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後世獨見舜士師之命。遂言臯陶終身爲刑官。殆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一

不然也。禹之推讓懇切。諄至必有以服其心者。但臯陶贊襄左右。默運機衡。功在不顯。而禹平成。永賴之績。昭塞宇宙。故舜因天下之心。以命之。其實亦心知臯陶之德之盛也。禹之時。臯陶必已不存。使其尚在。禹豈舍之。而傳子乎。後世惟伊尹學術事業。可與並稱。至于周公。稍覺多事矣。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

天下之勢最患於成。成則未可以驟反。治之勢成。欲變而之。亂難亂之勢成。欲變而之。治難。譬之霖滂之時。淡雲薄霧。皆足致雨。雖日光暫吐。旋即彌覆。陰之勢成。故

也。五旱之歲。日光酷烈。潤氣全消。雖雲霓旋興。旋即解
散。燠之勢成。故也。夫亂非一日之積也。上失其道。民散
於下。貪吏虐政。又從而驅迫之。於是不逞之徒乘間而
起。堤防一決。雖有智者無如之何矣。夫吏之被訐也。以
虐政毒民。然茹其毒者。恒不能訐吏。而訐吏者。皆武斷
鄉曲。素不畏官法者也。盜之起也。以迫於飢寒。然飢寒
者不能爲盜。而爲盜者。皆探丸亡命。喜亂好鬪者也。彼
方含毒挾刃。以鬪一時之釁。而爲人上者。又以亂政驅
之。藉其怨憤。無聊之心。以鼓其好亂不逞之氣。焱至火
烈。一旦遂欲撲滅之能乎。故識其幾。而豫圖潛消之。上
明。文奇賞。卷之三十四。三

也。不幸而至於是在上者。有人引咎罪已。拯罷困之民。
誅貪賊之吏。使天下之人。係心於上。而未睽離。則盜賊
之勢孤。而應之者少。數年之後。根本漸固。人心漸安。不
逞之徒。其忿已泄。而其勢日殺。庶可解散耳。然至是國
家之元氣。十損八九矣。故勢之未成。中材可以保圖。勢
之既成。智者不能措意。賈生之論曰。借使子嬰有庸主
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此不揣事
勢之言也。夫天下怨秦久矣。當此之時。雖伊呂何益乎。

國勢強則動

國勢強則動。罔不吉。國勢弱則動。罔不害。譬人元氣充

老於經國
之言

今所及不
無兵而其
要實存每
刊

實年力少壯間有疾病旋治旋愈湯劑鍼砭咸得收功
元氣虛弱年力衰憊一有病患補劑則耗西實上則虛
下雖有扁盧無可奈何昔有人年七十矣而患腸澼醫
曰此臟熱也飲以寒劑寒停胃中腸澼未愈而病胃不
能食醫曰此中寒也投以溫劑助其飲啖虛火內炎胃
未強而病眩冒不能寢於是又從而消導之下利數日
而斃矣此其治之非不對症也而卒以死者元氣不勝
故也是以君子為國務強其根本振其紀綱厚集而拊
循之勿使有繫脫有不虞乘其微細急撲滅之雖厚費
不惜勿使滋蔓蔓難圖矣

明文奇賞

宋之三十四

十四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

天下之事極則必變變則反始此造化自然之理也堯
舜已前其變不可勝窮已歷夏商至周而靡敝已極天
下日趨於多事周王道之窮也其勢必變而為秦舉前
代之文制一切剗除之而獨持之以法此反始之會也
然秦不能有而漢承之西漢之治簡嚴近古實賴秦為
之驅除而貢薛韋匡之流乃猶取周文之糟粕用之於
元成衰弱之時此不達世變者也歷漢唐至宋而文敝
已甚天下日趨於矯偽宋頽靡之極也其勢必變而為
胡元取先王之禮制一舉蕩滅之而獨治之以簡此復

能用威則
知人安民
皆有實下
手

古之會也。然元不能久而本朝承之。國家之治簡
嚴質朴實藉元以爲之驅除。而近時迂腐之流。乃猶祖
晚宋之弊習。而妄議我皇祖宗之所建立。不識治理者
也。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

三代至秦渾沌之再闢者也。其創制立法至今守之以
爲利。史稱其得聖人之威。使始皇有賢子守其法而益
振之。積至數十年。繼宗世族芟夷已盡。老師宿儒聞見
悉去。民之復起者皆改心易慮。以聽上之令。即有劉項
百輩。何能爲哉。惜乎扶蘇仁懦。胡亥稚蒙奸宄。內發六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五

國餘孽尚存。因天下之怨。而以秦爲招。再傳而感。此始
皇之不幸也。假令扶蘇不死。繼立必取始皇之法。紛更
之。以求復三代之舊。至於國勢微弱。強宗復起。亦必亂
亡。後世儒者。苟見扶蘇之諫。焚書坑儒。遂以爲賢。而不
知亂秦者扶蘇也。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其治主於
威。強前代繁文苛禮。亂政弊習。剗削殆盡。其所芟除夷
滅。秦法不嚴於此矣。又渾沌之再闢也。懿文仁柔。
建文誤用齊黃諸人。踵衰宋之陋習。日取高皇帝約
束紛更之亦秦之扶蘇也。建文不早自敗。亦必亡國。
幸賴成祖神武起而振之。歷仁宣英憲。

孝皆以剛明英斷總攬乾綱獨運威福兢兢守高皇帝之法不敢失墜故人心大定而勢有常尊至於世廟承正德羣奸亂政之後又用威以振之恢皇綱飭法絕而公國家神氣爲之再揚蓋人心久則難變法之行不可慮始即有不便於人者彼久而習之長而安焉亦自無不宜矣三代惟商之規模法度最爲整肅成湯伊尹以聖哲勇智創造基業其後賢聖之君六七作故國勢常彊紂雖無道而周取之甚難以文武周公之聖世歷三紀始得帖然順服蓋天下之歸殷久矣余嘗謂本朝立國規模大略似商周以下遠不及也列聖相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一

承綱維丕振雖歷年二百有餘累經大故而海內人心晏然不搖斯用威之効也腐儒不達時變動稱三代云云及言革除事以非議我二祖法令者皆宋時奸臣賣國之餘習老儒臭腐之迂談必不可用也

王端毅公恕

王端毅公恕老而好學在留都一日出有狂夫向公呼萬歲公入部廷僚厲告之婁駕部曰昔張乖崖守蜀三軍呼萬歲乖崖應之甚善公曰止勿言即退私宅戒閹人謝賓客勿通靜坐思數策明早以語駕部駕部不答公乃問曰當時乖崖何以處之曰亟下馬呼萬歲公喟

表

擬唐回鶻盟沒斯率衆內附詔宰相李德裕撰異
域歸忠傳賜之羣臣賀表 會昌二年

莊雨亦似
齊皇

伏以天聖主中興九譯戴同文之治名王內附十行承
賜札之恩仰舜德以咸賓誦堯言而不式聲施蠻貊歡
動寰區竊惟聖人以六合爲家則邇者安遠者至
天子以四夷爲守則要服貢荒服王嘉靖殷邦爰致氏羌
之享丕暉武烈聿來肅慎之庭凡雕題漆齒之氓盡圖
王會若辨髮貫胸之長咸隸象胥蓋土仁所不懷必至
誠爲能化惟茲回鶻世長北蕃樹茅乘突厥之衰通道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一八

值貞觀之盛燕然請吏犬羊竊比於中華靈武徵兵蛇
豕荐窺乎上國洎葉護徂東都之勝致懷恩勾朔漠之
師金縉和親不解南侵之禍邊城互市竟淪北面之盟
烽煙時徹於甘泉車駕頻煩於細柳屬關隴腥膻之後
徒事羈縻當藩臣跋扈之秋未遑經畧百年胡運尚寬
膏斧之誅一統皇輿忽覩獻琛之會此蓋伏遇 聖
聰明天錫勇智垂衣而治際河清海宴之期秉鉞有虔
鼓雷厲風飛之烈坐明堂而朝羣后惠中國以綏四方
冠帶月支旋應駒牙之瑞梯航日出咸輸象齒之珍神
威交鬯於遐荒德教誕敷於鞬譯遂使可汗遣胄繫組

來朝特勅大酋韜戈歛塞豺狼伏其兇性鷗臬懷我好音雖夷情之叛服靡常要聖澤之涵濡無外丹書錫誓既崇日逐之封赤芾疏榮仍懋秩訾之賞載厓宸慮特詔台司褒武義貞烈之臣輯異域歸忠之傳遠稽秦漢近採皇唐始戎由余之見幾終尚可孤之著節寫諸琬琰播狼胥瀚海之聲炳若丹青掩麟閣雲臺之美袞鉞中嚴於筆削絲綸下逮於兜離感以至誠喜溢淄青之詔陳之大訓榮逾飛白之書俾觀古以知今用變夷而之夏信王者懷柔之大德妙聖人鼓舞之微權彼呼韓請朝特位侯王之上乃竇融歸款遽蒙圖傳之頒然未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十九

有襲我冠裳為王屏翰稽顙而臣闕下穹廬獲齒於內藩推心以置腹中文字遂通于殊俗允矣聖朝之盛事昭哉史冊之休光臣等材謝請纓籌踈借筋元戎十乘期賡六月之詩干羽兩階幸觀七旬之格瞻龍顏而有喜肅虎拜以揚休伏願居安虞危柔遠能邇如天覆疇益隆下濟之謙未雨綢繆彌切外寧之懼敢干戈橐弓矢萬方偃武以修文役叩筓朝冉駘億載宅中而圖大

疏

陳六事疏

張居正

臣聞帝王之治天下有大本有急務正心修身建極以爲臣民之表率者圖治之大本也審幾度勢更化宜民者救時之急務也大本雖立而不能更化以善治譬之琴瑟不調不解而更張之不可鼓也恭惟我皇上踐祚以來正身修德講學勤政惓惓以敬天法祖爲心以節財愛民爲務圖治之大本旣以立矣但近來風俗人情積習生弊有頽靡不振之漸有極重難反之幾若不稍加改易恐無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十

臣不揣愚陋日夜思維謹就今時之所宜者條爲六事開款上請用備聖明採擇臣又自惟幸得以經術遭逢聖主備位輔弼朝夕與同事諸臣寅恭諧協凡有所見自可隨事納忠似不必更有建白但臣之愚昧竊見皇上有必爲之志而淵衷靜默臣下莫能仰窺天下有願治之心而舊習因仍趨向未知所適故敢不避形迹披瀝上陳期於宣昭主德而齊一衆志非有他也伏乞聖慈垂鑒俯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計開

一省議論。臣聞天下之事。慮之貴詳。行之貴力。謀在於衆。斷在於獨。漢臣申公云。爲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臣竊見頃年以來。朝廷之間。議論太多。或一事而甲可乙否。或一人而朝由暮駟。或前後不覺背馳。或毀譽自爲矛盾。是非淆於唇吻。用舍決於愛憎。政多紛更。事無統紀。又每見督撫等官。初到地方。卽例有條陳一疏。或漫言數事。或更置數官。文藻兢工。覽者每爲所眩。不曰此人有才。卽曰此人任事。其實蒞任之始。地方利病。豈盡周知。屬官賢否。豈能洞察。不過採聽於衆口耳。讀其詞藻。雖若爛然。究其指歸。茫未有效。比其久也。或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并其自言者而忘之矣。卽如去年。皇上以虜賊內犯。特勅廷臣集議防虜之策。當其時。衆言盈庭。羣策畢舉。今又將一年矣。其所言者。果盡舉行否乎。其所行者。果有實效否乎。又如薊鎮之事。初建議者曰。吾欲云云。當事者亦曰。吾欲云云。曾無幾何。而將不相能。士譁於伍。異論繁興。訛言踵至。於是議罷。練兵者。又紛紛矣。臣竊以爲事無全利。亦無全害。人有所長。亦有所短。要在權利害之多寡。酌長短之所宜。委任責成。庶克有濟。今始則計慮未詳。旣以人言而遽行。終則執守靡定。又以人言而遽止。加之愛惡交攻。意見橫出。讒言微中。飛語流

傳尋之莫究其端聽者不勝其眩是以人懷疑貳動見
請張虛曠歲時成功難睹語曰多指亂視多言亂聽此
最當今大患也伏望皇上自今以後勵精治理主宰
化機掃無用之虛詞求躬行之實效欲爲一事須審之
於初務求停當及計慮已審即斷而行之如唐憲宗之
討淮蔡雖百方阻之而終不爲之播欲用一人須慎之
於始務求相應既得其人則信而任之如魏文侯之用
樂羊雖謗書盈篋而終不爲之動再乞天語叮嚀部
院等衙門今後各宜仰體朝廷省事尚實之意一切
章奏務從簡切是非可否明白直陳毋得彼此推諉徒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二十一

設實文爲
澆厚浮薄
之言可省
去

託空言其大小臣工亦各宜秉公持正以誠心直道相
與以勉修職業爲務反薄歸厚尚質省文庶治理可興
而風俗可變也伏乞聖裁
一振紀綱臣聞人主以一身而居乎兆民之上臨制四
海之廣所以能使天下皆服從其教令整齊而不亂者
紀綱而已綱如網之有繩紀如絲之有總詩曰勉勉我
王綱紀四方此人主太阿之柄不可一日而倒持者也
臣竊見近年以來紀綱不肅法度不行上下務爲姑息
百事悉從委徇以模稜兩可謂之調停以委曲遷就謂
之善處法之所加唯在於微賤而強梗者雖壞法干紀

而莫之誰何。禮之所制。反在於朝廷。而爲下者。或越理犯分。而恬不知畏。陵替之風。漸成。指臂之勢。難使。賈誼所謂。跋盞者。深可慮也。然人情習玩。已久。驟一振之。必將曰。此拂人之情者也。又將曰。此務爲操切者也。臣請有以解之。夫徇情之與順情。名雖同。而實則異。振作之與操切。事若近。而用則殊。蓋順情者。因人情之所同欲者。而施之。太學所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者也。若徇情。則不顧理之是非。事之可否。而惟人情之是便而已。振作者。謂整齊嚴肅。懸法以示民。而使之不敢犯孔子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也。若操切。則爲

嚴刑峻法。虐使其民而已。故情可順。而不可徇。法宜嚴。而不宜猛。伏望皇上奮乾綱之斷。普離照之明。張法紀以肅羣工。攬權綱而貞百度。刑賞予奪。一歸之公道。而不必曲徇乎私情。政教號令。必斷於宸衷。而毋致紛更於浮議。法所當加。雖貴近不宥。事有所枉。雖疎賤必申。仍乞勅下都察院。查照嘉靖初年所定憲綱。事理再加申飭。秉持公論。振揚風紀。以佐皇上明作勵精之治。庶體統正。朝廷尊。而下有法守矣。伏乞聖裁。

一重詔令。臣聞君者主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

之民者也。君不主令，則無威。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無法。斯大亂之道也。臣看得舊規，凡各衙門章奏奉旨，有某部看了來說者，必是緊關事情，重大機務，有某部知道者，雖若稍緩，亦必合行事務，或關係各地方民情，利病該衙門，自宜叅酌，緩急次第題覆，至於發自聖衷，特降勅諭者，又與泛常不同。尤宜上緊奉行，事乃無壅。蓋天子之號令，譬之風霆，若風不能動，而霆不能擊，則造化之機滯，而乾坤之用息矣。臣竊見近日以來，事朝廷詔旨，多廢格不行，抄到各部，槩從停閣，或已題奉，欽依一切，視爲故紙，禁之不止，令之不從，至於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四

應勸應報奉旨行下者，各地方官尤屬遲慢，有查勘一事而十數年不完者。文卷委積，多致沉埋，于證之人半在鬼錄。年月既遠，事多失真，遂使漏網終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非何由而明？賞罰何由而當？伏望勅下部院等衙門，凡大小事務，既奉明旨，須數日之內，即行題覆。若事理了然，明白易見者，即宜據理剖斷，毋但諉之撫按議處，以致耽延。其有合行議勘，問奏者，亦要酌量事情，緩急道里，遠近嚴立限期，責令上緊奏報。該部置立號簿登記，註銷。如有違限不行奏報者，從實查叅，坐以違制之罪。吏部即以此

考其勤惰以爲賢否。然後人思盡職而事無壅滯也。伏乞大聖裁。

一覈名實。臣聞人主之所以馭其臣者。賞罰用舍而已。欲用舍賞罰之當。在於綜覈名實而已。臣每見朝廷欲用一人當事者。輒有乏才之嘆。竊以爲古今人才不甚相遠。人主操用舍予奪之權。以奔走天下之士。何求而不得。而曰世無才焉。臣不信也。惟名實之不覈。揀擇之不精。所用非其所急。所取非其所求。則上之爵賞不重。而人懷僥倖之心。牛驥以並駕。而俱疲。工拙以混吹。而莫辨。才惡得而不乏。事惡得而有濟哉。臣請略言其槩。夫器必試而後知其利鈍。馬必駕而後知其騫良。今用人則不然。稱人之才。不必試之。以事任之。以事不必更考其成。及至僨事之時。又未必明正其罪。惟魯少文者。以無用見譏。而大言無當者。以虛聲竊譽。倜儻伉直者。以忤時難合。而脂韋逢迎者。以巧宦易容。其才雖可用也。或以卑微而輕忽之。其才本無取也。或以名高而尊禮之。或因一事之善。而終身借之。以爲資。或以一動之差。而衆口訾之。以爲病。加以官不久任。事不責成。更調太繁。遷轉太驟。資格太拘。毀譽失實。且近來又有一種風尚。士大夫務爲聲稱。舍其職業。而出位是思。建白

條陳連編累牘至覈其本等職業反屬茫昧主錢穀者
不對出納之數司刑名者未諳律例之文官守既失事
何由舉凡此皆所謂名與實爽者也如此則真才實能
之士何由得進而百官有司之職何由得舉哉故臣妄
以爲世不患無才患無用之道如得其道則舉天下
之士唯上之所欲爲無不應者臣願皇上慎重名器
愛惜爵賞用人必考其終授任必求其當有功於國
家即千金之賞通侯之印亦不宜吝無功與國家雖嘖
笑之微敝袴之賤亦勿輕予仍乞勅下吏部嚴考課
之法審名實之歸遵照祖宗舊制凡京官及外官三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六

六年考滿毋得槩引復職濫給恩典須明白開具稱

職平常不稱職以爲殿最若其功過未大顯著未可遽
行黜陟者乞將誥勅勲階等項酌量裁與稍加差等

以示激勸至於用舍進退一以功實爲準毋徒眩於聲
名毋盡拘於資格毋搖之以毀譽毋雜之以愛憎毋以
一事槩其平生毋以一肯掩其大節在京各衙門佐貳
官須量其才器之所宜者授之平居則使之講究職業
贊佐長官如長官有缺即以佐貳代之不必另索其屬
官有諳練故事盡心官守者九年任滿亦照吏部陞授
京職高者即轉本衙門堂上官小九卿堂官品級相同

者不必更相調用。各處巡撫官果於地方相宜久者或就彼加秩不必又遷他省。布按二司官如叅議久者即可陞叅政。僉事久者即可陞副使。不必互轉數易。以滋勞擾。如此則人有專職事可責成。而人才亦不患其缺乏矣。此外如臣言有未盡者亦乞勅下該部悉心講求條例具奏伏乞聖裁。

一固邦本臣聞帝王之治欲攘外者必先安內。書曰民爲邦本。本固邦寧。自古雖極治之時不能無夷狄盜賊之患。唯百姓安樂家給人足則雖有外患而邦本深固自可無虞。唯是百姓愁苦思亂民不聊生然後夷狄盜賊乘之而起。蓋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其勢然也。恭惟皇上嗣登大寶首下蠲卹之詔。黎元忻忻方切。更生獨昨歲以元年蠲賦一半。國用不足。又邊費重大。內帑空乏。不得已差四御史分道督賦。三都御史清理屯鹽。皆一時權宜以佐國用之急。而人遂有苦其搜括者。臣近日訪之。外論皆稱不便。緣各御史差出目覩百姓窮苦亦無別法清查。止將官庫所儲盡行催解。以致各省庫藏空虛。水旱災傷視民之死而不能賑。兩廣用兵供餉百出而不能支。是國用未充而元氣已耗矣。臣竊以爲天之生財在官在民。止有此數。譬之於

人稟賦強弱自有定分善養生者唯樽節愛惜不以嗜欲戕之亦皆足以卻病而延壽昔漢昭帝承武帝多事之後海內虛耗霍光佐之節儉省用與民休息行之數年百姓阜安國用遂足然則與其設法征求索之于有限之數以病民孰若加意省儉取之於自足之中以厚下乎仰惟皇上即位以來凡諸齋醮土木淫侈之費悉行停革雖大禹之克勤克儉不是過矣然臣竊以爲矯枉者必過其正當民窮財盡之時若不痛加省節恐不能救也伏望皇上軫念民窮加惠邦本於凡不急工程無益微辦一切停免敦尚儉素以爲天下先仍乞

勅下吏部慎選良吏牧養小民其守令賢否殿最惟以守已端潔實心愛民乃與上考稱職不次擢用若但善事上官幹理簿書而無實政及於百姓者雖有才能幹局止與中考其貪污顯著者嚴限追贓押發各邊自行輸納完日發遣發落不但懲貪亦可以爲實邊之一助再乞勅下戶部悉心講求財用之所以目置者其弊何在今欲措理其道何由今風俗侈靡官民服舍俱無限制外之豪強兼并賦役不均花分詭寄恃頑不納田糧偏累小民內之官府造作侵欺冒破奸徒罔利有名無實各衙門在官錢糧漫無稽查假公濟私官吏滋弊

凡此皆耗財病民之大者。若求其害財者而去之。則亦何必索之於窮困之民。以自耗國家之元氣乎。前項催督御史事完之後。宜即令回京。此後不必再差重爲地方之病。其屯鹽各差。都御史應否取回。別用。但責成於該管撫按使之悉心清理。亦乞勅下該部從長計議。具奏定奪。以後上下唯務清心省事。安靜不擾庶民生可遂。而邦本獲寧也。伏乞聖裁。

一飭武備。臣惟當今之事。其可慮者。莫重於邊防。廟堂之上。所當日夜圖畫者。亦莫急於邊防。邇年以來。虜患日深。邊事久廢。比者屢蒙聖諭嚴飭。邊臣人心思奮。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九

一時督撫將領等官。頗稱得人。目前守禦似亦畧備矣。然臣以爲虜如禽獸。然不一創之。其患不止。但戰乃危事。未可易言。須從容審圖。以計勝之。耳。今之上策。莫如自治。而其機要所在。惟在呈上赫然奮發。先定聖志。聖志定而懷忠蘊謀之士。得效於前矣。今譚者皆曰。吾兵不多。食不足。將帥不得其人。臣以爲此三者皆不足患也。夫兵不患少而患弱。今軍伍雖缺。而糧籍具存。若能按籍徵求。清查影占。隨宜募補。着實訓練。何患無兵。捐無用不急之費。併其財力。以撫養戰鬪之士。何患無財。懸重賞以勸有功。寬文法以伸將權。則忠勇之

夫孰不思奮。又何患於無將。臣之所患。獨患中國無奮
勵激發之志。因循怠玩。姑務偷安。則雖有兵食良將。亦
恐不能有爲耳。故臣願皇上急先自治之圖。堅定必
爲之志。屬任謀臣。修舉實政。不求近功。不忘有事。熟計
而審行之。不出五年。虜可圖矣。至於目前自守之策。莫
要於選擇邊吏。團練鄉兵。併守墩堡。令民收保。時簡精
銳。出其空虛。以制之。虜即入犯。亦可不至太失。此數者
昨雖已經閣部議行。臣愚猶恐人心玩愒日久。尚以虛
文塞責。伏乞勅下兵部申飭各邊督撫。務將前事着
實舉行。俟秋防畢。日嚴查有無實效。大行賞罰。庶沿邊

諸郡在在有備而虜不敢窺也。再照祖宗時京營之
兵數十萬。今雖不足。尚可得八九萬人。若使訓練有方。
亦豈盡皆無用。但士習驕惰。法令難行。雖春秋操練。徒
具文耳。臣考之古禮。及我人祖宗故事。俱有大閱之禮。
以習武事而戒不虞。今京城內外守備單弱。臣常以爲
憂。伏乞勅下戎政大臣。申嚴軍政。設法訓練。或每歲或
間歲。季冬農隙之時。恭請聖駕親臨校閱。一以試將
官之能否。一以觀將士之勇怯。有技藝精熟者。分別賞
賚。老弱不堪者。即行汰易。如此。不惟使輦轂之下。常有
數萬精兵。得居重馭輕之道。且此一舉。動傳之遠近。皆

知皇上加意武備整飭戎事亦足以伐狂虜之謀銷未萌之患誠轉弱爲強之一機也伏乞聖裁

明制體以重王言疏

詔尚典要
先從制
詔始真急
務也

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爲不職矣。謹按舊規凡官員應給誥勅該部題奉欽依手本到閣撰述官先其稿送臣等看詳改定謄寫進呈候批紅發下撰述官用關防掛號然後發中書舍人寫軸用寶此定制也。至於制命之詞貴在簡嚴莊重乃爲得體查得成化弘治年間誥勅叙本身履歷功績不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百餘字。祖父母父母及妻室不過六七十字。至於慶典覃恩則其詞尤簡。蓋以恩例繁及比之考績不同故以賚被爲榮不必詳其閱歷此制體也。近年以來俗尚干求詞多浮靡撰述官沿襲宿弊往往不候進呈先將文稿傳示於人其中詞語又過爲誇侈多至百千言或本無實行虛爲頌美或事涉幽隱極力宣揚臣等方欲爲之更定而本官已先得稿登軸矣夫誥勅者朝廷所以告諭臣下者也臣諛其君猶謂之佞况以上諛下是何理乎查得嘉靖十二年該大學士張孚敬等題爲重誥勅事奉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

所言足見敬慎至意近年以來委的語詞之文浮誇
譽至於數百甚非制體甚非王言今後都着刪去浮詞
以存實體欽此又該本官題爲前事參論制勅房辦
事大理寺評事岳梁撰擬南京兵部尚書陶琰贈官
誥文浮詞媿誕又不先送內閣看詳輒便進呈等因
奉 世宗肅皇帝聖旨卿等另撰誥文來看岳梁聘賣
浮詞蔑視制詞不遵前旨着法司提了問欽此比時嘉
靖初年誥勅之文視成化弘治雖爲稍繁然尚未如
近年之甚也竊以禮貴從先辭尚體要况 命令之辭
乃一代典制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所關非小此係臣等
明文音賞 卷之三十四 三十一

職掌不容不爲釐正伏乞 皇上念 朝廷體統之當
尊 國家典制之當宗 勅下臣等 戒諭各撰述官
自今以後凡爲 制誥必須復古崇實毋得徇情飾辭
以壞 制體及文字未經 進呈亦毋得預行傳示以
市私交如此庶 王言重 國體尊而臣等亦得以守
其常職矣

奉天論邊事疏

昨該遼東巡撫張學顏等報稱達賊二十餘萬謀犯遼
東前哨已到大寧請兵請糧急於星火至於上廩 聖
慮 面諭臣等虜寇猖獗深以爲憂比時臣等已即

面奏暑月非虜驕狂逞之時料無大事請寬聖懷今據薊鎮總兵官戚繼光揭稱諸酋久已解散時下正議掣兵及臣等使人於宣府密探西虜青把都動靜則本首一向在巢住牧未嘗東行遼東所報皆屬夷誑賞之言絕無影響數日以來更不聞消息矣臣等因此反切憂慮夫兵家之要必知彼已審虛實而後可以待敵可以取勝今無端聽一訛傳之言遽爾倉皇失措至上動九重之憂下駭四方之聽則是彼已虛實茫然不知徒借聽於傳聞耳其與風聲鶴唳草木皆兵者何異似此舉措豈能應敵且近日虜情狡詐萬一彼常以虛聲恐

我使我驚惶疲於奔命久之懈弛不備然後卒然而至措手不及是在彼反得先聲後實多方以誤之之策而在我顧犯不知彼已百戰百敗之道他日邊臣失事必由於此故臣等不以虜之不來為喜而深以邊臣之不知虜情為慮也兵部以居中調度為職尤貴審察機宜沉謀果斷乃能折衝樽俎坐而制勝今一聞奏報遂爾張皇事已之後又寂無一語徒使君父日焦勞於上以憂四方而該部以題覆公牘謂足以了本兵之事耳臣等謂宜特諭該部詰以虜情虛實之由使之知警且秋防在邇薊遼之間近日既為虛聲所動亟調疲困

恐因而懈怠或至疎虞尤不可不一儆戒之也臣等愚見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施行

敬時之言
斯生之意

昨該司禮監太監孫得勝口傳聖旨奉聖母諭令歲大喜命臣等於刑科三覆奏本上擬旨暫免行刑欽此仰惟天聖母慈悲不殺之仁皇上將順好生之美臣等敢不仰承以廣德意但查我祖宗舊制凡官吏軍民人等犯該死罪有決不待時者有監至秋後者鞫問既明悉依律處決未有淹禁累年不行處斷者至嘉靖末年世宗皇帝以齋醮奉玄始有暫免不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百

之令或間從御筆所勾量行處決然此實近年姑息之弊非我祖宗垂憲之典也夫春生秋殺天道所以運行雨露霜雪萬物因之發育若一歲之間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雨露而無雪霜則歲功不成而化理或滯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賞予奪皆奉天意以行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若棄有德而不用釋有罪而不討則刑賞失中慘舒異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連日詳閱法司所開重犯招情有殺祖父父母者有毆死親兄及同居尊屬者有殺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強盜劫財殺人者有鬪

殿違兇登時打死人命者據其所犯皆絕滅天理傷敗
彝倫仁人之所痛惡覆載之所不容者天欲誅之而
皇上顧欲釋之其無乃違上天之意乎康誥曰惟迪茲
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濬亂曰乃其速由
文王作罰刑茲無赦言彼寇攘姦宄不孝不友之人所
犯至於如此若爲政者不加之以刑則天與我明之常
道將至于泯滅而壞亂必須速依文王所作之法刑之
而無赦此書乃 皇上近日所講習者夫文王視民如
傷古所稱仁聖之主而於此等之人亦必刑之而無赦
者良以爲惡之人彼自蹈於刑辟雖欲生之而不可得
也且稂莠不鋤嘉禾不茂冤憤不泄戾氣不消今下聖
母獨見犯罪者身被誅戮之可憫而不知被彼所戕害
者皆含冤蓄憤於幽冥之中 明王聖主不爲之一泄
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氣鬱而不散上或蒸爲妖沴氛祲
之變下或招致凶荒疫癘之災則其爲害又不止一人
一家受其荼毒而已獨奈何不忍於有罪之兇惡而反
忍於無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舛矣况此等之人節經
法司評審九卿大臣廷鞫皆已衆證明白輸服無辭縱
使今年不決將來亦無生理不過遲延月日監斃牢獄
耳然與其暗斃牢獄而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猶足

以懲奸而神法乎法令不行則犯者愈衆年復一年充
滿國圖既費關防又虧國典其於政體又大謬也伏願
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違祖宗之法不可廢毋惑於
浮屠之說毋流於姑息之愛奏上聖母仍將各犯照
常行刑以順天道若聖心不忍盡殺或仍照去年例
容臣等揀其情罪尤重者量決數十人餘姑牢固監候
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後槩免一年則春生秋殺
仁昭義肅並行而不悖矣臣等叨與密勿此關係朝
廷大政祖宗舊典不敢不盡其愚伏惟聖明裁擇

再乞酌議

大閱典禮以明治體疏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六

有大臣之
心有大臣
之識

近該南京刑科給事中駱問禮奏稱大閱古禮非今
時所急不必仰煩聖駕親臨等因緣臣於去年七月
條陳六事內一欵飭武備中議及前事荷蒙聖明採
納允行原臣本意止以京營戎務廢弛日久緩急無備
先年雖屢經言官建白該部題奉欽依釐革整飭迄
今數十餘年竟無成效臣竊以爲國之大事在戎今人
心懈惰如此若非假借天威親臨閱視不足以振積
弱之氣而勵將士之心又自皇上御極以來如耕
藉以示重農之意視學以彰崇儒之美一人大典禮皆
已次第舉行則大閱之禮亦古者聖王詰兵治戎安

不忘危之意且稽之 列聖實錄在 祖宗朝亦間有
行者遂爾冒昧具奏上請其意但欲借此以整飭戎務
振揚威武而已然自臣原疏觀之此不過飭武備中之
一事其惓惓納忠之意委不在此揅之當今時務委非
所急今駱問禮欲乞 皇上先其所急 留神萬幾以
勵廢職此誠根本切要之論又謂釁端宜防 巡幸宜
謹尤為計慮深遠非臣淺陋所及臣聞人臣進言於君
不必其說之盡行事有至當之論不必其初之為是况
臣職忝輔導一言一動務合天下之公尤不宜拂衆論
而執己見以為是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詳議如果
事體未便不必另議停止夫始以為可行而行之繼以
為當止而止之唯求以造於國家耳輔臣科臣之言何
擇焉臣若不自言之該部無從酌議輒敢冒昧瀆奏伏
乞 聖明俯覽愚誠不勝幸甚

請 戒諭羣臣疏

茲者大小臣工自陳考察俱已竣事一時朝政始覺
更新但人心陷溺已久宿垢未能盡除若不 特行戒
諭明示以正大光明之路則衆心無所適從化理何由
而致臣等謹擬 勅諭一道具稿呈 覽伏乞 聖明
裁定 發下寫完用寶於本月十六日 早朝 特召

有乎康正
直氣象而

心雖

不可知得

經與此論

徵辰序

吏部官捧出集百官於午門外宣諭施行。皇帝勅諭文武羣臣。蓋聞理道之要在正人心。勸阻之機先示所向。朕以冲幼。獲嗣不基。夙夜兢兢。若臨淵谷。所賴文武賢臣同心畢力。弼予寡昧。共底昇平。乃自近歲以來。士習澆漓。官方剝缺。鑽闕隙竇。巧爲躡取。之媒鼓煽。朋儔公事。擠排之術。詆老成廉退。爲無用。謂讒佞便捷。爲有才愛惡。橫生恩讐。交錯遂使朝廷威福之柄。徒爲人臣。酬報之資。四維幾至於不張。九德何由而咸事。朕初承大統。深燭弊源。亟欲大事芟除。用以廓清氛濁。但念臨御。茲始解澤。方覃銛鋤。或及於芝蘭。密網恐驚乎

鸞鳳。是用去其太甚。薄示戒懲。餘皆曲賜矜原。與之更始。書不云乎。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朕方嘉與。臣民會歸。皇極之路。爾諸臣亦宜痛湔宿垢。共襄王道之成。自今以後。其尚精白。乃心恪恭。乃職毋懷私以用。上毋持祿以養交。毋依阿洩恣以隨時。毋尊昏喻訛以亂政。任輔弼者當協恭和衷。毋昵比於淫朋。以塞公正之路。典銓衡者當虛心鑑物。毋任情於好惡。以開邪枉之門。有官守者。或內或外。各宜分猷。念以濟艱難。有言責者。公是公非。各宜奮譴。直以資聽納。大臣當崇養德。望有正色。立朝之風。小臣當砥礪廉隅。有退

食自公之節。庶幾朝清政肅。道泰時康。用臻師師濟濟之休。歸於蕩蕩。平平之域。爾等亦宜垂功名於竹帛。綿祿蔭於子孫。顧不美歟。若或沉溺故常。堅守塗轍。以朝廷爲必可背。以法紀爲必可干。則我祖宗憲典甚嚴。朕不敢赦。百爾有位。宜悉朕懷。欽哉。故諭。

請裁定 宗藩事例疏

議禮最難
宗藩難之
難矣問傳
司查至二
十年以上
方有着落
公能數十
年者鮮矣

先該臣等題奉 欽依。重修大明會典。節奉 勅諭。卿等宜督率各官。悉心講究。以成一代畫一經常之典。昭示無極。欽此。欽遵。隨開館纂修。間臣等看得各衙門事例。惟禮曹爲繁。國家典章。亦惟禮制爲重。乃屬纂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九

公所斟酌
良是入言
公極切非
也

修官先將禮曹纂完。送副總裁官看改。然後呈送。臣等刪潤。近該副總裁禮部尚書潘晟等將各官所纂禮曹事例。參互考訂。呈稿到閣。臣等仔細參詳。國家典禮如儀制秩祀等項。皆出 祖宗列聖睿思親定。至精極當。臣等不敢妄議。但次其年月。刪其重複。分類編錄。足垂永久。惟 宗藩一事。條例最繁。前後事體參差不一。似皆因時立法。未能悉協于中。至嘉靖四十四年。該禮部題覆言官建議。始定爲 宗藩條例。一書頒布天下。比時禮官亦自以稽考 累朝典制。博采諸宗。建白斟酌損益。既殫厥心矣。然以臣等愚見。觀之揆諸事理。尚

多有未當者。推原其意，徒以天潢支派浩繁，祿糧匱乏。國家之財力已竭，宗室之冒濫滋多，不得不曲爲隄防。嚴加裁抑，顧集議之始，未暇精詳。中間彼此矛盾，前後牴牾，或減削太苛，有虧敦睦；或擬議不定，靡所適從。或一事而或予或奪，或一令而旋行旋止。或事與理舛，窒碍難行；或法與情乖，輕重失當。徒使奸猾得以滋弊，有司無所持循，略舉數端，可知其槩。如親王樂工二十七戶，乃高皇帝所定，載在會典，蓋以藩王體尊，其燕饗皆得用樂，不獨迎接詔勅爲然。今乃槩從裁革，此減削太苛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親王

故絕既許爲之繼封，以重大宗。又云親弟親姪方許請繼，及查例行之後，亦有不由親弟親姪而繼封者。此議擬不定，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初封者，爵秩雖同，然有帝孫、王孫之異，亦當視其親疎以爲差等。今房屋等項一槩停給，此親無隆殺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今文官三品以上，皆得給與祭葬。郡王體亞親藩，乃身後墳價槩從停給，此恩卹太薄，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者，不准襲封，而以罪革奪者，反得襲封。將軍等未有子者，許選繼室，而親郡王未有子者，乃反不許選繼，擅婚庶人名糧，止給五十石，而罪

宗庶人乃得七十餘石。又歷世不減。此恩紀失倫。亦事
例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與親王同城住居。故絕
者止以本等官職奉祀。而另城郡王故絕者。其子又
得世授鎮國將軍。此事同例異。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
如擅婚子女。不定年限。槩從查革。有一府而至數百位
者。于法不可盡革。不革則又廢法。此釐革無序。亦事例
之未妥者也。又如郡王故絕。與以罪革降者。事體原
自不同。其冊印亦當分別。進繳今乃槩從繳奪。此混施
無別。亦事例之未妥者也。又如濫妾及花生傳生子女
冒請名封。將保勘宗室。通行革奪。長史等官俱問發邊
衛克軍及流官寄籍。奏請選婚者。革退另選。將被選之
人發邊衛克軍。遇赦不宥。此立法太嚴。亦事例之未妥
者也。諸如此類。尚不可以悉數。夫令所以布信。數易則
疑。法所以防奸。二三則玩。見今該部處置宗藩事情。
悉用此爲準。因時救弊。似亦未爲大害。但欲勒成簡冊。
昭示將來。則必考求國體。審察人情。上不虧展親
睦族之仁。下不失酌盈濟虛之術。使情法允協。裒益適
宜。乃足爲經常可久之規。垂萬世不刊之典。今觀其例
議實多未妥。臣等欲因仍紀載。則恐事理不順。有碍施
行。欲徑從改易。則先皆題奏。欽依。今不敢以臆見擅

爲更定照得萬曆四年六月內該禮部題爲名封事奉
聖旨這宗室濫妾所生子女于例已不許請名請封乃
至今改姓易籍發爲編民殊非情理之當見今重修會
典此等條例都着議擬停當改正行欽此合無 敕下
禮部遵照 前旨將前項條例再加斟酌并 累朝見
行事例係關 宗藩者悉行哀集分類編錄仍會同多
官議擬停當上請 聖裁著爲憲令然後開送臣等纂
入 會典庶法以畫一而可守令以堅信而不移懸諸
日月萬世無弊矣緣係纂修事理臣等未敢擅便謹題
請 旨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聖一

請清汰近習疏

神祖朝政
方日爭先
日宸衷注
高 聖母
訓非盡
仁輔弼也
此可備千
秋一鑑

伏蒙 聖諭昨朕有御筆帖子先生看來未曾孫海客
用朕越思越惱這廝亂國壞法朕今又降做小火者發
去南京 孝陵種菜先生等既爲輔臣輔弼朕躬 宗
廟 社稷所係非輕焉忍坐視不言先生等既知此事
就該諫朕教朕爲堯舜之君先生等也爲堯舜之臣朕
今奉 聖母聖諭教誨朕悔過逝去好邪先生等各要
盡心輔朕欽此該文書官丘得用恭捧到閣臣等恭誦
綸音不勝欽仰不勝惶愧仰惟 皇上天挺聖資勿而
聰穎自 臨御以來 講學勤政 聖德日新臣等每

自慶幸以爲親逢堯舜之主庶幾復見唐虞之治矣乃數月之間仰窺聖意所向稍不如前微聞宮中起居頗失常度臣等心切憂惶但身隔外庭不知內事即有所聞未敢輕信而朝廷庶政未見有闕故不敢妄有所言然前者恭侍日講亦曾舉孔子益者三樂損者三樂并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兩章書請皇上加意省覽蓋亦陰寓諷諫之意又數日前曾問文書官云近臣聞皇上夜間遊左右近習皆持短棍兵器此何爲者乃文書官回說並無此事臣等亦遂以所聞爲妄不敢復言連日因觀御筆帖子處治孫海客用兩人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十三

因而詢訪始知此兩人者每日引誘皇上變間遊宴別宮釋去法服身着窄袖小衣長街走馬扶持刀仗又數進奇巧戲玩之物以蠱惑上心希圖寵幸臣等連日寢食不寧神爽飛越可惜天生聖主被這幾箇奸佞小人引誘蠱惑一至於此擬俟日講時面奏諫勸以盡愚忠乃蒙聖母諄諄教戒皇上幡然改悔逆去奸邪引咎自責又宣諭臣等盡心輔導此蓋九廟列聖之靈默啓我聖母之心形之譴責陰佑我皇上之心自悔前非也夫人孰無過惟過而能改則復於無過自茲以往皇上依然爲堯舜之主臣等亦庶

幾可勉爲堯舜之臣矣。宗社生靈曷勝慶幸。但古語云樹德務滋除惡務盡。臣等竊聞近日引誘之人在孫海客用固爲尤甚。而其中諂佞希寵放肆無忌者尚不止此。二人如司禮監太監孫德秀溫恭兵仗局掌印周海者皆不良之人。其罪亦不在孫海客用之下。今皇上旣將此二人寘之於法。以示悔過自新之意。則孫德秀等亦不宜姑容在內。以爲聖德之累。伏望皇上大奮乾斷。將孫德秀等一體降黜。以彰日月之明。其司禮監管事牌子等官平日爲忠爲佞諒莫逃於聖鑒。合無俱令自陳請自。聖斷。老成廉謹者照舊管事。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兩

諂佞放肆者悉加汰黜。且近日皇穹垂象。慧芒掃宦者之星。亦宜大行掃除。以應天變。以光盛德。此皇上修德改過之實政也。臣等又聞漢臣諸葛亮云。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臣等待罪輔弼。宮中之事皆宜與聞。臣居正。又親承先帝遺命。輔保聖躬。比之二臣責任尤重。今乃徒避內外之嫌。不行直言匡救。以致皇上有此過舉。孤負先帝付託之言。萬死不足以自贖。除痛自省。勵以圖報。稱外旣蒙皇上明發德音。昭示聖意。臣等此後亦不敢復以外臣自限。凡皇上起居及宮壺內事。但有所聞。即竭忠數

目訟

奏及左右近習有邪佞不忠如孫海客用等者亦不避嫌怨必舉。祖宗之法奏請處治仍望俯允施行。皇上亦宜仰遵。聖母慈訓痛自改悔戒遊宴以重起居專精神以廣胤嗣節賞賚以省浮費卻珍玩以端好尚。親萬幾以明庶政。勤講學以資治理庶今日之悔過不爲虛言將來之聖德愈爲光顯矣臣等無任瀝血哀懇之至伏惟聖慈鑒宥。

請敷陳 謨烈以裨 聖學疏

先該臣等 面奏 皇上春秋鼎盛宜 省覽章奏講

究治理于字書小學不必求工以後 日講請暫免

明文奇賞

宋之三十四

四十五

進字容臣等將諸司題奏緊要事情至 御前講解

面請裁決伏奉 俞旨臣等欽遵舉行外但數月以來

應奏事件與 日講之期多不相值或係常行細務又

不敢煩瀆 聖聰即恭侍 講讀須臾而畢拱默而退

不得供奉 燕閒從容陳說雖欲竭悃款之愚效獻替

之益其道無繇非臣等 面請奏事之初意也頃奉

聖諭責臣等以盡心輔導臣等夙夜思惟圖所以仰承

德意啓沃 聖心者竊以爲遠稽古訓不若近事之可

徵。上嘉先王不如家法之易守昔伊尹周公矢謨作誥

撮其大指不過兩言曰明言烈祖之成德曰覲揚文武

△又有上
△宗御書
△論相之
△者

之光烈。而唐憲宗讀貞觀政要竦慕不能釋卷。宋仁宗命侍臣讀三朝寶訓及祖宗聖政錄。前史書之皆爲盛事。良以堯牆如見。自不忘繼志之思耳。目既真。又足爲持循之地。守成業而致盛治。莫要于此。仰惟我二祖開創洪業。列聖纂紹丕圖。奎章睿謨則載之寶訓。神功駿烈則紀之實錄。其意義精深。規模宏遠。樞機周慎。品式詳明。足以邁三五之登閔。垂萬億之統緒。此正近事之可徵。家法之易守者也。夫皇上所踐者。祖宗之寶位。所臨者。祖宗之臣民。所撫馭者。祖宗之輿圖。所憑藉者。祖宗之威德。則今日之保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六

泰持盈。興化致理。豈必他有所慕稱。上古久遠之事哉。惟在皇上監于成憲。能自得師而已矣。臣等謹屬儒臣將累朝寶訓實錄副本逐一檢閱分類編摩。總計四十款。曰創業艱難。曰勵精圖治。曰勤學。曰敬天。曰法祖。曰保民。曰謹祭祀。曰崇孝敬。曰端好尚。曰慎起居。曰戒遊佚。曰正宮闈。曰教儲貳。曰睦宗藩。曰親賢。臣曰去奸邪。曰納諫。曰理財。曰守法。曰警戒。曰務實。曰正紀綱。曰審官。曰久任。曰重守令。曰馭近習。曰待外戚。曰重農。曰興教化。曰明賞罰。曰信詔令。曰謹名分。曰却貢獻。曰慎賞賚。曰敦節儉。曰慎刑獄。曰褒功德。曰屏異

端口飭武備曰御夷狄雖管窺蠡測之見未究高深而
修德致治之方亦已略備矣但簡冊浩繁遽難卒業容
臣等次第纂輯陸續進呈擬俟明歲開講以後每
晨講既畢臣等恭詣文華後殿講解訓錄一二條
粗述大指如皇上偶有疑難即望面賜諮詢或臣
等竊有見聞亦得隨事獻納其諸司章疏有緊要者即
於講後面奏請裁多寡有無不拘程限但使工夫
接續時日從容自可以開發聰明亦因以練習政事
伏望皇上留神聽覽黽勉力行視訓錄之在前如
祖宗之在上念念警惕事事率由且誦法有常緝熙無
間即燕息深宮之日猶出御講幄之時則聖德
愈進于高明聖治益躋于光大而臣等區區芹曝之
忠亦庶幾少效萬分之一矣

書

答少司馬楊二山

張居正

深以敏事而論談遂

比來士習人情漸落晚宋窠臼中有識者雖心憂之而不敢言僕不揣淺陋妄有所陳猥辱高明特垂鑒獎感謝感謝賈生有言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則豈不為之寒心哉今遇清明之朝當改絃之會而不相與勵翼協力共圖實事猶欲守故輒驚虛詞則是天下之事終無可為之時矣來教謂自今祇論事功以為黜陟凡稱清稱高談玄及議論無實者一切斥之不顧旨哉旨哉言乎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四六

與薊遼督撫

詩相交勉

薊事仗公雄略有漸振之勢慰甚入衛之師疲於奔命人人以為不使然而終不可裁者勢誠不能也大疏已明無容復議威帥不知近日舉動何如折節以下士夫省文以期實效坦懷以合睽貳正已以振威稜乃渠今日最切務也相見幸一勉之

答王鑑川計貢市利害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

五文肅以爲本朝逆事類唐不類宋此也然厚似有人

獻納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爲倒懸
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
中國而不在夷狄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
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于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
價市易胡馬彼擁兵壓境恃強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
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
則因其入貢之便空爲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
稍爲之約束毋得闕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
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
且此事有五利焉虜旣通貢邏騎自稀邊鄙不聳稽人
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
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
俺酋以爲聲勢俺酋旣服則二虜不敢輕動東可以制
土蠻西可以服才能三利也趙全等旣戮板升衆心已
離我因與虜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旣無勾引之利
而又知虜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來曹州
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胡運將衰
其兆已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肩頓呼韓之變
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皆五利古之謀
臣策士所爲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

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爲公國家審圖。故僕以爲爲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至于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虜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黑白。而議者猶嗷嗷以此爲言。故僕又以爲不智甚矣。劉院旣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高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上。請旨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三邊總督哉晉菴

吉酋旣歿。其子得如三衛例襲替。請貢大疏甚善。但鄙意謂宜令順義爲之代。請蓋昔之乞封貢焉。皆出俺荅意。今以此委之。則西部有所約束。而中國之體益尊。且其子尚未回。亦未可不俟其求而遽與之也。鄙見如斯。不知可否。惟公熟計其便。

前後奉翰教情款備至不勝感念虜王表貢該部已題請封進今歲所貢鞍轡弓矢視舊精美亦足以驗其誠惘無他也昆婦愚悍似無來期永邵卜雖爲所牽終貪嗜閨市財物可招而致然皆無足爲輕重第常以大義責之時出小利誘之母令東合十蠻爲薊鎮害足矣辱示撫賞冊據三鎮二歲之中所費不逾萬餘而所省已百餘萬若所全活邊氓老穉又不啻粟一十百萬矣唐代宗親叩首於葉護馬前爲百姓請命父老觀者皆爲流涕曰廣平王真華夷主也今所與虜者國家不啻若九牛一毛而所獲茲如此若公與僕所爲國謀者忠

乎否耶而歟歟者猶以爲言是其識反出長安父老下矣幸主上雖在冲年已具大有爲之度近又日御便殿講讀因而商確政事從容造膝動息必咨僕亦得以罄竭忠惘知無不言言無不信擬於衣頁後當以邊事虜情細細陳奏且以明公任事之忠基歟歟之口俟山陵畢後乃得暇耳公幸自信自勉勿以浮言爲介令甥鳳盤人去草草附此

答巡漕張懷洲

轉漕以河道爲正海運備不虞此誠確論昨已告之計部每歲一十二萬之外升合不得有加王君銳意任事

驚人

而頗有好功之病。海運初開，小有失損，無害。大計何必諱言處補乎？然其才足，倘未可深責也。

明文奇賞

卷之三十四

三三



07209



